

6244
15

聖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八
之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

聖學

宋徽宗即位初。右正言鄒浩上奏曰。臣竊觀自昔才智之君。固有務學以爲先者。然而學非其本。失所以學。終不足以成帝王之高致。記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學之本也。又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所學之效也。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堯舜禹湯文武。皆萬世所仰以爲帝王之師者也。尚汲汲於學。而不敢怠。爲人君者。其可以忽此乎。恭惟陛下天資聖神。群臣莫及。方且延納名儒。入侍講讀。招耒謹論。用廣聰明。

固已卓然知所務矣。所以為學之本。更望深賜察焉。雖處宮闈之間。常若對乎天地。則知人安民自如帝堯。能察通言自如帝舜。身為法度自如大禹。不適聲色自如成湯。卑服即康。功田功自如文王。垂拱而天下治自如武王。其事豈不至約。而其功豈不博乎。陛下不以臣愚而廢其言。不勝幸甚。

翰林學士兼侍讀曾鞏上奏曰。臣竊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人臣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正觀之治。論者以謂庶幾成康。自漢以下莫及焉。雖聰明英武。出自天資。然其要乃在於廣延賢智。博考古今。容受直言。從諫不倦。故唐史官掇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正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自為學士至宰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其議論反復條暢。切於事情。周於世用。而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雖賈誼董仲舒不能遠過焉。今其言見於世者。

有奏議數十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實百王之龜鑑。卷秩不繁。詞理明白。臣愚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細繹經史之餘。取二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如御珍羞。必有以開廣聰明。上當聖意。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

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伏聞今月八日有聖旨。宣取秘書省畫圖進覽。格入神妙。可以閱目。非有補於盛德。六經載道。諸子談理。塵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圖。日月在日。光宅四海。伏望聖慈。觀心於此。則天地冲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唐以山水圖代無逸。左右前後無所警戒。動靜語默無所遺。社稷至於陵替。不可支持。臣聞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觀則明。國壽可以不損。天下可以不亂。愚夫之言。智者擇焉。願留聖懷。無忽。

右正言陳瓘上奏曰。臣竊惟人君稽古之學。一經一史。經則守之而治身。史則考之而應變。天下之事。其變無窮。故往古可監之迹。不可不詳知也。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聽政之暇。於舊史無所不觀。思考歷代治亂事迹。以為監戒也。英宗命儒臣論次歷代君臣事迹。可以為監戒者。既上通志八卷。又命置局續修書成。取旨賜名。神考繼志述事。賜其名曰資治通鑑。又親製序文。炳若雲漢。為章于天。自五之功。變化出焉。臣嘗三復明訓。掩卷歎息。以謂諸史所載數千年事。文字繁多。不可勝覽。囊儒寒生。業專習一。窮年皓首。猶或昧陋。仰窺聖作。區判事類。數語之間。盡史之要。翕受以畜德。敷施而日新。堯舜之所謂稽古。何以加此。而况不忘謙抑。俯比漢唐。自謂於文宣太宗。無間然矣。自餘治世盛王。得聖賢之一體者。皆有取焉。至于荒陞顛危之主。亂賊姦宄之臣。可觀可監。無不悉論。以著聖志。蓋自祖宗以來。

聖聖相繼。稽古之學。同乎一心。以後述先。非一日之積也。至于神考。然後典刑之總會。榮讀之淵林。底于成就。繼而張之。正在今日。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業大。極本該末。揆萬事而復乎一。制羣節而適於變。六經妙義。既自得於心術之微。而於前古已陳之迹。又盡心焉。今經筵將開。而進讀之官。當循舊例。泛讀諸史。文字繁複。事實支離。不得其要。未周于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候經筵開日。令侍讀官讀實治通鑑。以承神考。所以繼述英廟。緝熙聖學。垂訓後嗣之意。瓘又奏曰。臣聞周官司徒之教。有六德。有六行。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所謂六藝也。教亦多術矣。而藝居其末。藝亦多術矣。而書居其末。元豐中。王安石進字說表云。先王立官以教之者。謂司徒六藝之教也。又曰。蓋將以合乎神旨者。布之海內。神考讀其說而好之。玩味不忘。可謂合乎神旨矣。然不以布之海內者。何也。以教化之本不在文。

字故也。神考之所以教天下者，可謂知本矣。紹聖中用事之臣，必以字說頌之海內，違神考之心矣。又况咀嚼莊老之言，而不由其道，絕稽古之學，而求利於己。晉之王衍，嘗用此術，倡為虛無鼓舞天下，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後進之士，莫不景慕倣倣，選舉登朝，必由於衍。矜高浮誕，遂成風俗。於是人心支離，天下分為南北者三百餘年。當時識者以謂王衍之罪過於桀紂，言其以荒唐之學，偏私之說，蒙蔽人主，而養成天下之亂也。景德元年，王欽若請幸金陵，嘗是之時，若無寇準，則天下分裂久矣。既往之事，今可監也。天佑我宋，今日以前，幸無不虞之變，故欽若之計未及施行。南北之士，復得同心，以向陛下。然而王衍之言，入於骨髓，滌除痕垢，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唯願一經一史，緝熙堯舜稽古之學，則天下之士皆當觀上而化矣。建中靖國元年，給事中上官均論治天下在好學，廣問上奏曰：臣聞

人主之治天下，一日萬幾，未可勝察也。而明君操術，蓋有至要，可以不勞而治。蓋好學則知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群臣之情，達天下之政，通古今而達事情，物理豈有不燭？注措豈有不善？我譚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此言人主之不可不好學也。仲尼稱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通言。蓋軻稱舜曰：大舜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仲虺之告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此言人主之不可不廣問也。然而人主之學，異乎人臣之學。何則？人臣之學，或以文詞為工，或以博記為能，以文詞為工，則有不通用之患，以博記為能，則有不燭理之蔽。非所謂善學也。人主之學，在乎簡而知要，達而適用。知要在乎明道，明道在乎味五經之微言，適用在乎遠觀前世治亂盛衰之迹，而近稽祖宗聖明相繼治天下之意。因已然之迹，而考其理亂，因理亂而鑒其所以得失，可以知要而適用矣。

此人主之好學所以為先務也。天下之政有利有害。百官之衆有邪有正。非廣問而參稽之。則利害未易見。邪正未易明。利害未盡見。則事或過舉。邪正未盡明。則姦佞之徒或乘間而害正。此人主之好問所以為政之要也。臣竊觀陛下寬仁而有斷。中正而不偏。清淨而寡欲。溫恭而盡下。可謂有上聖之資矣。臣願陛下退朝燕閒。觀經閱史。以明理義之大致。達治亂之大体。因進對之臣。虛心下問。以考政事之得失。觀群臣之志趣。如此。則天下之義理。臣下之邪正。判如白黑之辨矣。皋陶之告舜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燭義理而辨邪正。則能官人。能安民矣。堯舜之治天下。不過如此矣。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言曰。義理者有心之所同得。芻豢者有口之所同嗜。口之悅芻豢。以得味也。心之悅義理。亦必得義味而已矣。

學不得義味。淡薄而難向。勤苦而不入。高宗有聖人之資。傳說告以念終始。典于學。成王有中才之質。群臣戒以學有緝熙于光明。有聖人之資。而輔之以學。則愈明。有中才之質。而不忘于學。不失其為太平守文之主。學之為益也如此。然日誦月閱。不過於章句誦數之言。陳腐入心。祇益昧爾。美補於高明哉。以神考明智。聖學出於天性。兩漢而下。曠千百年。異代一君而已。王安石發明義訓。貫穿六經。軋轢而下。一人而已。君臣際會。日就月將。聖德日躋。群臣莫可企及。陛下有志於繼述。願以聖學為先。講讀之臣。陛下親適。以求多聞者也。詳延精義之學。切磋琢磨。疏瀹心源。斟酌義味。王功帝績。自此流出。法度政事。適土苴爾。今淺夫佻士。以雕組之末技。誦名數之曲學。更相唱引。使一日得志。必指聖學為迂闊。而不切治務。此理一變。天下復愚矣。改為自此紛紛。法度掃地。陛下此時悔將何及。蓋義理之學上

以窮性命之微。下以達先王制作之美意。故不可不學。學不可不知。所先後。知所先後。則待主矣。攬持要妙。卓然獨立。曠然遐覽。仰目天時。俯察人事。斟酌損益。要之不悖。義乖理以成。治世之通法。真得所謂繼述者也。夫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聲應。要在柱也。膠柱而求之。則不能善矣。惟陛下財擇。

欽宗靖康元年。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王迹既滅。微旨載于六經。時君雖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陛下心源澄靜。聖學虛明。蓋天祐大宋。篤生真主。使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也。臣竊憂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畧。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不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益已久矣。而成効未見。其於古訓。不可以不考。若夫分章析句。

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伏願陛下慎擇名儒博學。經術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繼文王克厥宅心之道。以馭四海。實天下大幸。臣愚智識庸淺。等於葛藟。惟陛下裁察。

晁說之上奏曰。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於君。家之於父。學者之於孔子。皆當一而不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来。於孔子之道。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既歸之於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其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亦不異乎。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偽雜之周禮。以孟子配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於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歎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傳之時。命官寮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

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輔導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質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竊以謂宜講孝經而讀論語。恭俟講說孝經畢日。復講其已讀之論語。則其入德亦以易矣。或問日。讀爾雅以視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百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流落衰暮之餘。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侮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化之微而不為世俗所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於孔子之經。則宗廟社稷之派光不亦偉乎。臣以狂瞽獨見之言。干冒黼衣。不勝惶懼屏營待罪之至。

高宗建炎中。御史中丞許景衡進唐鑑十事。奏曰。臣歷觀前世繼三代者莫若漢。繼兩漢者莫若唐。惟我宋之受命。革五季之衰陋。與唐法度多取諸唐。俗習人情相唐為近。故范祖禹撰其行事者而為書。推治亂興衰之本原。辯君子小人之疑似。其文約其理明。誠治國之權模。而百世之龜鑑也。臣向緣賜對。乞塵睿覽。伏奉聖訓。以為方策。資治通鑑。姑俟他日。臣聞王人雖求多聞。而詳說將以反約。聖學自古直領其要。臣謹採祖禹所著唐鑑內十事。繕寫進呈。伏望聖慈。宴持賜觀覽。其善者可以為法。其不善者可以為戒。於以輔養之聖。而光大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景衡又上疏曰。臣竊觀三代之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必本於正。誠意。其次莫如多聞。故傳說之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學問稽古者。實帝王之先務也。恭惟陛下紹隆祖宗之業。屬茲艱難。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尤在聖學。蓋至誠以格物。據古以鑒今。使盛德日新。聰明日廣。則事至能應。物

來敢名。以圖天下之治而成中興之業。舉在於此矣。祖宗舊制。講筵多在便殿。故官稱有崇政殿說書。伏見已除講讀官。欲望明詔。開筵俾之勸講。

高宗時。中書舍人孫覲上奏曰。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於朝。譬之水火。同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舍怒忍恥。干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於善民。三陰在內。其卦為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也。邇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皆亂興壞之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幾。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善惡。小人善惡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炳然

在日。其言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故周之王。夏商為監。今所宜監。莫近於唐。凡三百六十篇。離為十二卷。元龜為德。亂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東西。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即政之初。博延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輔聖質之高明。與其論事於未然。孰若按已然之狀。與其考言於未試。孰若視已試之迹。欲望聖慈。每遇邇英詔。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出歲年。能補聖政之萬一。

起居郎周必大奏曰。右臣今月六日。伏見中書門下省。錄黃奉。開講用三月十一日者。恭惟陛下聖質天成。道學日就。不待方書。摘句。乃能多聞。而有獲也。然學之為主者。事其已久矣。國朝開講。制春以二月上旬。今乃遠用三月十一日。非獨距在講之期。至遠。

間復有休假及詣德壽宮日分。則是半歲之間。講讀不過十餘日。已。以陛下勤於治道。咨詢無倦。而又收召豪傑。並冥經帷。復嘗日。望賜清閒之燕。致緝熙之助。若緩其所當急。而使講藝論道之風。缺於初政。甚不可也。臣更不敢繳奏已行之命。欲乞睿慈。依去年。講例。直降聖旨。特就近於二月中旬擇日。庶幾中外。曉然知陛下。汲皇皇如古之聖人。且於祖宗開講之制。不悖。臣不勝惶悚。惟聖明。裁幸。

起居舍人廖剛奏曰。臣聞昔趙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謂簡子曰。臣願。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以語諸大夫曰。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臣竊。自。言。仁聖之君。必有忠正。有一亮之臣。拾遺補闕。於其左右。蓋不必。名。之以諫諍之官。然後乃敢。作。之。說。周舍是已。故劉向嘗序其事。以為。

默者之戒。夫太僕正。非諫臣也。而穆王責之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散騎常侍。非以諫名官。而竇居諫垣之長。豈常侍之。官。便當以諫諍。為職。有不待表之以名。而太僕亦以其常在左右。故其忠告當如此。耶。臣上荷聖恩。備員殿陛。間。丁。茲。累。月。矣。日。惟。旅。櫛。僕。御。信。仰。清。光。而已。豈所見聞。曾無一語。可。畜。於。陛下乎。臣雖不。當。理。知。况。輒。言。愚忠。仰干天聽。臣聞揚雄有。言。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雖堯舜。湯。文。武。未有不以學為先者。以。見。陛下。詳。延。儒。臣。講。貫。六。藝。又。使。採。摭。故。實。為。說。以。進。而。清。閒。之。燕。游。意。翰。墨。博。覽。群。書。亦。可。謂。好。學。也。已。然。臣。聞。之。道。不。欲。多。多。則。以。後。帝王之學。蓋非儒生文士所學之。也。堯舜。湯。文。武。汲汲。仲尼。之。皇。是其所用心。亦必有在矣。臣。聞。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戴記大學之道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

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夫正心誠意其幾帝王之所謂學乎正心者閑邪之謂也誠意者存其誠之謂也所以進德修業也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此所謂能盡己之性以至盡人盡物之性於是可以用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矣非本於大學能若是乎恭惟聖德之躋如日方升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以福君子生天下幸甚。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謝諤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本故堯舜若當以書為本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諤曰伊尹固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昔之稱聖人者必曰生知夫生而知之者知其理而已至於儀章器數具在事物之間者蓋有不能盡

知也故孔子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鄭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故孟子曰夫聖孔子不居夫居其聖則終於不能聖唯不居其聖是以無所不學而聖益聖也。

提舉萬壽宮兼侍讀張守奏曰臣聞自古帝王未嘗不學傳說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故堯舜皆若稽古孔子以天縱大聖猶學而不厭也光武藉高祖之餘業屬意經術視朝猶至於日昃講論復至於夜分而不以為疲蓋義理之悅心簡易泰之悅口何厭之有世祖掃除羣盜中興漢室其本諸此乎大君子之道欲治其國特在於致知識意始於致知識其效可至於明明德於天下蓋得其要則餘不足學矣

仰惟陛下躬履艱虞之時。不憚緝熙之學。聖德日躋。而猶博延儒生。紬繹古義。以聞躬御翰墨。書其謨訓。誥誓命之文。以賜近弼。德意所向。每在二帝三王之上也。是知中興之幸。異世同符。更願陛下撥取要義。講明施設之宜。以幸天下。而略其簡札之煩。則不至於勞聖躬。而治道舉矣。中興之功。視先志未足道也。

陳長方上奏曰。生民之巨福。亦社之長計。莫若人主知帝王之學。三代而上。堯舜禹湯得之。故功而萬古當世。被其賜。三代而下。孔孟得之。故澤不旁流。徒私淑於後人。有志之士。未嘗不欲以獻於其君。或在下而無由自通。或聞而不采信。或信而不克用。是以寥寥千百年。聞賢者不被聖人之澤。雖人主有堯舜禹湯之姿。無學以充之。目奪於聲色。心蕩於嗜好。而又儉人讒夫。以邪說逢迎。避順薰漬。陶染於其前後。自復一日。及其感於堯入善言。無間而可采。則下民唯君之

是。是豈知愛君之義哉。是豈欲澤及黎庶。臣切讀故相司而先遺

蒙。兄其歷事三宗。自為諫官。高才執法。進歷年。團身以三語為獻。曰

仁。曰明。曰武。又言平生艱勤。所得盡在於此。先之心。不愧於孟軻之

愛君矣。臣私自意人主心術之要。無出此三語。及長侍師。乃知禮

記大學一篇。為帝王明學之宗。雖泰元之。亦商編素。而先後之。亦多

失其舊。然聖人之旨。昭昭可尋也。大抵人主之學。不在於博貫古今

知書之多。不在於錯綜辭藻。文字熟入。不於鍛鍊佳句。思保元神

不在於筆札奇麗。亦非龍說如音節。又非小知書。或溫之。連窮言無

補於大計。陳國寶非不能之。賢吾州之來。則文不足以却敵。隋煬帝

非不能詩。海內紛如。則詩何益於敗宋明。則非不能言。王僧虔之事

則貽譏於後世。是以人主知帝王之學。功。心。親。親。而兼有是數者。則

為多材多藝。不知帝王之學。徒扶數事。以。長。則既無益於國事。而

適足以累德。大學之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欲心正意誠，必先於格天下之物理，使渙然冰釋，以達致其所知。所知既明，則心自正。意自誠，心正意誠，則非僻之心無自而生。非僻之言無自而入。方寸之地，昭然若鑑之明。若水之澄，由是而不已。內之於進修，則堯之所以初明入思齊之所以濟世。文明溫恭允塞。禹之所以祗承于帝。敷于四海。湯伊尹之咸有一德。特名數不同爾。皆此道也。外之於應萬事，則觸見機會外之於獲材，則洞見邪正。外之於辯疑似，則此為權且止。其要持在致極其所。爾然而所謂知者，非聰明才智之知，非多能多藝之知，在於熟察此心之正。故大學又曰：心有所愛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志慮，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去是四者而察此心之本体，果為如何。於此了然無疑，則大山子所謂致知也。即莊生所

謂七聖皆迷之地也。自古聖人之德，未有不由此而進修也。人主為撥之暇，能取大學之書參之以中庸。澄神靜慮，不使非僻之念萌於胸中。日一覽之，以其疑義博訪真儒，則堯舜禹湯孔子孟子數聖人神交於千載之外。天下將沐唐虞夏商之澤，豈細事哉。特患人主不為爾。

周麟之上奏曰：臣聞曾子曰：尊其所聞，則向明矣。行其所知，則光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心官在乎加之意而已。斯言初止為學者設也。董仲舒舉此以告漢武帝，然後知帝王之守亦當如是。何惟皇帝陛下聖質天粹，自誠而明，敏修之功，統亦不已。至於博覽經史，固已著其大者，舉而錯之。天下國家日臻於嘉靖矣。而猶不忘講學之益。且朝請燕躬，御通真。博延儒流，敷繹古藝。方且以西漢一代之史命，而進讀。是將以因事古，垂經世之化。派恢張國紀，固不在於若

文義辨音訓為書生一輩之習也。然臣竊謂三代而下。惟西漢為近古。諸史之作。惟班固為名家。讀之者考文義而後見紀事之本原。音訓而後知立言之法。則然文義或有難見。非註解無以發明。音訓或有難知。非翻切無以辨證。多聞之助。或有取於此也。臣不佞。叨以讀誦為職。苟不能盡心於此。或迷金根之義。或誤雌寬之呼。以上天聽。臣則有罪。敢昧心一二。願從聖訓而訂正之。夫服應景說。疎本既多。蘇音眾家。割斷亦甚。蔡氏纂集。尤為抵牾。顏師古激揚。贊滯。皆正。賤道。援據精詳。有精學者。然則註解不同。臣欲以師古之說為正。美書舊文。多用古字。然從假借。其類實繁。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本音也。切互見。其中顏師古備著科條。剖析無遺。字涉稍異。隨即翻音。字協音諧。舉當乎理。然則音訓不一。臣欲以師古所立為定。仍乞於進讀本內。間注音切。臣非不知帝王之學。志於治道。初不問此區區之言。

可謂於小節而闕大體矣。然而列職禁近。獻納論思。事無鉅細。皆欲詳審而不可苟。况執經史以備顧問乎。今茲所陳庶幾下以見愚臣盡心率職之誠。上以副陛下加意興學之美。

張浚上奏曰。臣聞帝王之學。以治心修性為主。心本至靜。因欲而動。欲不必邪。欲凡有外慕。皆欲也。性本至善。因習以成。欺偽既生。遂拂天理。是知治亂在己。德成于上。化行于下。凡所施設。莫不感格天人。上治之效。其應必矣。帝王以天為宗。以禮為門。以敬為輔。心敬則畏天。如天之常在。左右上下。誠自此亨。治自此出。卓乎後世。不可及也。翰林學士知制誥劉珙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耳。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事。

孝宗隆興元年。朱熹監潭州南嶽廟。上奏曰。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
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
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
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識。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
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
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與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雖
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象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
其傳。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
傳述而發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儒者以詞
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晦。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而又不過轉

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
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
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於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
紛華盛。無所入於其心。此其中可謂修矣。而臨御天下。暮年於
此。平治之妙。亦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
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旨。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
過息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
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
未明。是以學居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効。所以
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弱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竊愚抵冒
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具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
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

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止。以至於臣下之志邪。計慮之
得者不待獨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
得不平。於以修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
如此。自常人觀之。疑吾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為正其本。
萬事理差之毫釐。總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擴天日
之照。滂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乾道五年十一月。汪應辰上言曰。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
稀闊。蓋自昔人君有所供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
臣。今陛下有覽庶政。不捨晝夜。非有所供豫也。延接臣下。不聞踈賤
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於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
典。籌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於已。則
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於今。則可以得特措之宜。

漢光武唐太宗皆自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
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為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
而隻日亦召侍臣講讀。是以為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
幸甚。

淳熙三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輔日
新之德。六籍與義。歷代史編。凡儒生學士窮年沒世。所不能究者。一
經睿覽。皆洞見底蘊。所謂講讀之臣。安能窺聖學之萬一。然且不務
不伐。勤於訪問。此甚盛德。臣何敢贊。惟是今歲適當郊祀。兼之冊后。
竊計秋講。不過此月下旬三四次而已。其間又有開啓并習儀日分。
止是二十一日。可御經筵。欲望聖慈。預留宸念。或百司臨時。別有相
妨事節。即乞宣諭。令且候講畢施行。庶幾少副陛下孜孜古訓。不忘
舊章之意。

淳熙間。袁說友上言曰。臣恭聞聖旨已於本月十三日開經筵。所臣仰惟陛下聖學高遠。緝熙光明。稽古憲章。宏濟極治。臣愚竊亡識。敢陳管見。仰裨通英之未議。惟陛下財擇。臣仰惟太上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三十六年之間。仁文德功。聖神明武。發而見諸立政用人。愛民馭軍之際。皆一代宏模。萬世丕式。陛下嗣位之初。即命儒臣纂輯作宋一書。揭名聖政。親製序文。藏諸金鑕。臣以不學。謏蒙聖恩。俾承中祕。遂獲仰窺大政。拱誦奎文。臣不勝至榮極幸。陛下方循堯道。本於授受。施之政事。動協訓謨。儻於聖政之書。日以繼日。研覃不懈。則於治體。尤非小補。臣愚欲望陛下恭發詔旨。自今歲為始。以太上皇帝聖政。同三朝寶訓。命經筵官。日以講讀。永為定制。俾之紬繹大典。啓沃聖衷。陛下進而定省。得之面命。退而講論。得之方冊。益以彰率由舊章之意。行堯之道。與天無極。帝王之學。莫大於此。臣何幸得親見之。臣謹昧死以請。

孝宗時。員興宗乞精講議。奏曰。臣嘗謂論道三公之職分也。不得其人。則虛其職。是以三公無官。後世備論思之學。稽論道之意。獨講筵之官似之。傳說戒高宗曰。王人求多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欲勉其君。執古義以御今世。其人雖商之大臣。其詞則講筵之體也。恭惟我祖宗神后式嚴。是選自從。臣而擇有望。自初見而至畢講。既命之坐。又賜之宴。其意以爲尊經樂誼。不知是則善敗之鑒。細大之事。將有壅於上聞矣。則是一可急也。以九重之深。上司萬事之柄。衆職之微。有不敢行。有不敢言。獨宰相可以輔行。臺諫可以輔言。不韋而言之未至。行之未及其從。密暇豫之際。意旨畢陳。幽隱畢達。天下不於講讀者望之。將誰望乎。昔李淑侍讀。仁宗嘗言曰。觀唐室石見近侍講經。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人君多借是名。與近臣談議。

政事耳。在我真宗時。則有若馮元賜坐已竟。亦多詢問。蓋宸居秘邃。深防聞聽之壅也。淑之言。非惟識祖宗意。亦得數開講筵之意。真知侍臣體哉。厥後歷聖相紹。風流相形。義政美事。多自講筵發之。而司馬光呂公著蘇軾之流。以此名一時。而耀後世。則又講筵德誼之老也。可無念哉。陛下天資睿智。勤法祖宗。前後建置勸讀之官。詎至焉也。然臣尚恐侍臣循循一本舊習。正先儒所謂案旁講經。敷衍而退。如此彌歲。所益幾何。是不可以不宿戒也。況今天下大務。可達慈衆。陛下所恃者民也。今談利之士。巧飾百端。指無為有。是顧身而不顧民。陛下所扞國者軍也。今將領之人。大率肆欺。是顧家而不顧士。陛下所恃為俗者士也。今衣冠雜處。避礙一律。是好諛而不好直。至使上薄陰陽乖戾之積。連雨併晦。陛下振發威厲。既流賊星之將旋。竄秘賂之子。海內且稱快矣。夫以聖主扶微察蠹。其動類此。執經入侍

者。其忍嘿嘿負之。然臣聞近已得旨。自今月乙亥開局。除隻日休。願旦望之外。前界大禮。講日無幾。臣願後殿說書之日。權在諸司引對。小事如景祐之詔可乎。仍諭講官。須得一經之中。擇帝王欲知之事。明今日鑒戒之體。如咸平景德之際可乎。凡求經意之先後。在權政體之緩急。臣願如先儒康定之疏。既讀寶訓。先解邊防要務之類可乎。若其它又量令展日。番令直宿。情愈通。則義愈至。不拘忌諱。用表憂勤。此又希世之奇事也。賤臣其敢必哉。或謂臣言國家張講讀之席。止應故事耳。彼儒者之言。使人拘而多畏。礙而不通。漢高帝所謂為天下安用腐儒者也。臣謂不然。天下之所謂腐儒者。非特聖主惡之。雖臣等亦惡之也。今郡文學州博士。項背纍纍。沈議或紙素筆相輝者是已。國家念與為治。陛下豈少此等哉。若夫更擇通儒一二。鋪張仁義之治統。臣謂雖百世不可易也。孰與左右便嬖之言。出於愚

誣者矣。昔魏徵勸太宗行仁義。封倫笑曰。證儒生也。言安足用。其後證言以次施行。唐是以有貞觀之治。太宗曰。此證勸朕行仁義也。惜乎不令封倫見之。然則通儒之譏。謂仁義竟何尤乎。陛下百舉合欲。步武太宗。臣願稽參以此。則聖益聖。明益明矣。况六經決非虛器。文武決非異道。廣問決非否隔。帝學決非小用。敷求聖治於此。在矣。臣言狂僭。不勝懇懇納忠之至。

直煥章閣王師愈奏曰。臣聞商高宗起傳說於傅巖之野。命之訓于朕志。說未嘗為高論。以駭高宗之聽。始則告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次則告之曰。念終始。典于學。當是時也。六經未備。所謂學者。果何事耶。蓋自天地真位。道德已存乎其中。不以六經未備而晦。人君備道德於一身。推以治人。見於政事。其極致在乎平天下。傳說所以告高宗者。學此而已。故又繼之曰。道積于厥躬。厥德脩罔覺。若傳說可謂

善納誨者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能。生知之聖。粵自潛邸。垂情學問。博極經籍。不唯灼見歷代治忽之迹。其於道德之奧。已深造而逢原。即位以來。厲精圖治。不自滿假。萬幾餘暇。延見諸儒。講論治道。孳孳不倦。商高宗所不逮者。皆優為之矣。猗歟休哉。踈遠小臣。誤被簡知。濫陪經幄。自惟淺陋。何以仰贊緝熙。光明之盛。然而區區之忠。不敢自默。竊嘗讀易之乾言九二之君德。始於學以聚之。終於仁以行之。中庸記聖人誠之之道。亦始於博學之。終於篤行之。又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止。焉弗措也。以是知好學雖帝王之盛。美唯躬行之為貴。學而弗行。求治效之成。難矣哉。又况人君之學。真夫人臣之學。皆本於正心修身。其效皆見於治國平天下。人臣抱其所學。必逢時得君。然後能有行焉。上以佐其君。斯足以致治國平天下之效。儻不遇合。不過獨善其身而已。又不過齊家而已。治國平天

下之事業。苟自而可成。故人臣行其所學。難為力。持在乎人。君用之耳。若夫人君之所學。不欲有行則已。如欲行之。罔不由己。孰能禦焉。治國平天下之效。可拱而俟也。陛下聖學之妙。聞百聖而不惑。臣之謏聞。何敢妄陳臆說。伏願陛下鑒歷代之君。所以為聖。為賢。所以致治安者。力行而不怠。日引月長。悠久而不息。將見內而修明庶政。外而奮服四夷。巍巍乎治功之隆。與二帝三代同符矣。惟陛下留神幸其。

衛博上奏曰。臣聞聖人以天縱之能。輔以日就之學。固非羣臣所敢望。清光而窺道奧。然講求多聞。咨訪治要。則必有論議之臣。儒學之士。通古今。明治亂者。侍清燕之間。而承顧問之缺。以舜文王之盛。而有九官四友。朝夕都俞於一堂之上。下至於秦之穆公。魏之文侯。亦有樂正裘。牧仲。與夫段干木。田子方之流。相與周旋。圖回以起治功。

斯道尚矣。仰惟陛下睿智之高明。典學之緝熙。超出百王之上。然猶分命講讀之官。番宿殿廡。以待清問。其於屬意承學。尚論古人。講道細毘之上。甚盛舉矣。然臣竊嘗究觀漢之侍臣。於長楊五柞之游。未央宣室之燕。未嘗不在。而唐之十八學士。日昃夜艾。訪求政事。商確前載。無常禮之間。此固不宜專責職守之臣。耆艾之士也。臣愚欲望聖慈。命有司討論。倣唐開元六品以上。待制於衙內。建中九品以上。待詔於兩省。立為定格。日使館閣之臣。得侍左右。以補遺忘。庶幾泰山之一塵。滄海之衆流。或有補於萬分之一。

光宗紹熙三年。御史臺主簿彭龜年上疏曰。臣聞講讀之官。責任最重。故程頤謂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以臣觀之。君德不脩。雖治難保。要知經筵之重。尤在宰相之先。是以祖宗增重此官。具有成憲。未得之。則求之。惟恐其不廣。既得

之。則親之惟恐其或疎。揆之近時。頗非其舊。臣敢為陛下條列陳之。臣觀祖宗精擇經筵。不限資任。或以布衣而就職。或解政柄而復為。蓋以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經須素業。人各有長。儻平時未嘗留意於斯。則雖賢。何以克堪其任。今不問所學。類以序遷。此非其舊者一也。臣觀祖宗引對臣僚。莫如經筵親密。在太祖朝。非時召王昭素講說經書。在太宗朝。命呂文仲為侍讀。多以日晚召見。及真宗嗣位。首置侍讀侍講學士。命邢昺楊徽之夏竦。為之。常令昺宿祕閣。訪問。或至中夕。自此遂為故事。夜直率置常員。不特與之究義理之微。亦欲藉之杜逸豫之隙。蓋聞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動。聞問之艱苦。則憂念自生。退即寢間。必無過當。聖謨深遠。人未易知。竊見近日宣召經筵。多用書檄。臣不知遊息深。宮之際。何以為保養夜氣之方。此非其舊者二也。臣仰惟陛下留心問學。不愧古先。嘗於郊禋之時。

豫展講讀之日。廢修時敏。何待人言。而臣之區區。猶及此者。臣嘗見先祖禹所編帝學。上下數千年。未有若祖宗好學之篤者。陛下欲法祖宗。捨此宜無大者也。臣愚欲望陛下東拔名儒。實之講席。但問經學之深淺。不校官資之崇卑。官大則加之學士之名。官小則任以說書之職。日與之講論義理。夜與之商略古今。自此聖性日益高明。聖德日益盛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保國寧家。莫先於是。惟陛下留神。

寧宗即位初。龜年為吏部侍郎。上奏曰。臣聞君道尚實。君道實則天下安矣。君道不實則天下危矣。恭惟陛下纂承大統以來。凡有詔辭。人皆傳誦。而質直之性。又出天稟。向在潛邸。嘗親書司馬光務實之論。日夕披玩。聖心所存。蓋可見矣。唐虞三代之治。人以其言而達其心。知其必可以至無疑也。然臣今日猶有務實之言者。亦有說爾。臣

觀近日求賢之詔既下。士大夫所上封章。盡付後省看詳。令擇其可行者上之三省。不為虛文。則陛下求言固欲實也。然今已一月。所得於臣僚封章者。果何事。臣近日嘗乞再令後省擇其有益於聖德者。逐旋編類以備采覽。亦不蒙施行。則求言之實。似不足矣。講筵久開。當講之日。早晚兩上。不講則日輪二員以備訪問。則陛下問學固欲實也。然自開講之後。直日之官未聞宣召。則問學之實。似不足矣。故臣區區欲望陛下自茲以往。出一言必求其信。行一事必責其效。毋使人謂徒事虛文以欺天下。不勝宗社之幸。

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又奏曰。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慶元元年三月。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聞自王者迹熄。時君世主之為天下國家者。鮮有知講學之為急。恐有崇尚經術者矣。非優游

文義。則務為觀美。未必知帝王所謂學。者果為何事也。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慄乎有蹈淵冰之懼。亟下詔書。舉邇英之典。延舊學之臣。首詔儒宗。增重經幄。多為書史之目。倍增講讀之員。而訓辭丁寧。復在於校正闕遺。務圖實政。德意志慮。極其休美。此固有以見聖心務實學而守家法。知夫為天下國家之本。務誠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也。然臣竊有深疑而未解者。陛下初念初政。既已知講學之要。是宜聖學有加而已。今未數月。所謂儒宗者。曾不淹時。中旨徑下。俾之亟去。惟恐或後。雖深閤耆艾之意。形於親翰。足以昭示厚恩。然天下之心。不能無疑也。臣區區之言。夫豈以一人之去留。一二事之當否。適有所論。蓋以講學重事也。執經之臣。精選也。昔也何為。尊駕愛信之如此。彼今也何為。棄置忽忘之如此。深恐於初政詔旨。歲推月移。名存實亡。徒為觀美。而果謂問學真無補於成敗之數矣。矧今國勢甫定。人

情猶睽。親心未怡。天意弗順。歲事有缺。謹之慮。美狄有窺伺之形。陛下與學士大夫講論經理。政是救正。闕違務圖實政之時。尤不可使初意浸違。徒為觀美。伏望陛下每御講筵。必求諸己。觀夫事親如事天之說。則夔夔齋慄。猶懼不至。而號泣昊天之心。誠難自已。觀夫得民在得其心之說。則慄慄危懼。猶恐難保。而朽索馭馬之喻。誠非我欺。六事自責。固陛下所已講也。若恐懼修省之念稍衰。宜以此意為實然。十愆示戒。固陛下所已講也。若無遊逸豫之念。稍縱。宜以斯言為可信。歲事有饑饉之慮。要當深思大方懋厥德之要。美狄有窺伺之形。要當躬行無怠無荒之實。若夫親學士儒生以廣聞見。遠宦官女子以戒驕奢。雖明詔之所已言。然有言逆于吾心而求諸道。則忠直始能親。有言遜于吾志而求諸非道。則讒諂始能遠。誠能如是。則朝夕之所講習者。始為實學。朝夕之所履踐者。始為實用。聖德罔愆。民心胥悅。而初政詔旨。可以信諸萬世矣。

寧宗時。朱熹奏曰。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闕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碩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况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敏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

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止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

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

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
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
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
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
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
此教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
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
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
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羨。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
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
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

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
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
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
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跋躄。以汙近侍之列。而
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

熹又奏曰。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
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因為萬物之父母矣。人
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
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
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
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撥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名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為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願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真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屬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惓惓激切之至。

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撥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名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為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願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真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屬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惓惓激切之至。

貼黃。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為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彊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嘗屬感慨。不能自己。自此為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為獻。伏乞聖察。

熹又奏曰。臣伏見近制。每遇是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輒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修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藏修。遊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

聖學

宋寧宗時。衛湜上奏曰。臣聞學之為王者事。自昔帝王莫不以學為本。然學有小大。分章析句。牽制文義。此書生之學也。究聖賢之用心。明古今之大致。識安危治亂之體察。善惡消長之機。斯為帝王之大學。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不自於伐。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博延儒英。增置講讀。紬繹經史。從容賜坐。一日再。御情亡厭。儘可謂知所本矣。邇者側聞玉音宣諭。今後晚講各須講解義理。引古證今。庶不為文具。若只讀過。恐無益於事。大哉王言。臣有以見陛下識度高遠。精進不已。知求多聞之有益於聖德也。臣誠不佞。抑聞之先哲。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學者聖之先務。問者學之大方。孔子稱齊大知必曰好問。仲虺戒成湯必曰好問則裕。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也。九

二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亦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達至九五。飛龍在天。則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問學之功其大矣。若儻若誦說雖勤。而誠意不充。見聞雖廣。而躬行不力。深恐猶為翫美。而於王功帝績未知所用力之地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臣伏願陛下講學之際。更留聖心。咨詢考問。以盡臣下之情。反復研究。以求理道之要。磨礪漸漬。日累月積。跡滄其心。源斟酌於義味。自慮德性成。尊知慮開明。物來而能名。事至而能應。以之用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政。則蠹弊日銷。績勅日著。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我昔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選文學之士。日侍閒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惟其見

善必從。聞義必徙。用能貞觀之治。庶幾成康為功德兼隆之主。此又尊所聞行所知之明驗也。以陛下天資粹美。進德無疆。上焉唐虞三代。要不難致。下焉亦不失為唐太宗。惟陛下留神幸甚。袁說友上奏曰。臣恭聞太宗皇帝謂李至曰。朕年來無它好。但喜讀書。用監古成敗。仁宗皇帝謂輔臣曰。近講詩見國風多譏刺。得以為監戒。高宗皇帝謂趙鼎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早閱章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又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但推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大哉。祖宗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其必由於學乎。誠本朝之家法。啓佑乎後人者也。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得於天資。虛靈在躬。繼天作子。踐祚之初。恭嘿以執祖喪。恪謹以隆父養。倚信大臣。收召人物。崇廣言路。敷求直言。此皆陛下疇昔講學之功。其見於初政者

已足以慰人心而愜衆望。然而自古聖主臨政。願治身致太平。未有一事不由於學。况陛下御極之始。尤當以講學為先。自古聖主進德修業。終身而行。未嘗一日敢忘於學。况陛下春秋方盛。尤當以講學為急。陛下之所謂講學者。蓋將舉而措之。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本朝呂公著有言曰。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天分文折字磨。律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利祿取科級耳。人主所不當學也。又主所當學者。觀古人之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公著之言。實為人主講學之要。今陛下方上承宗廟之付託。下慰四海之觀瞻。萬機得失之端。一念趣向之本。小有未至。即基安危。是故人主所謹端在一心。正心之原。實本於學。蓋道者適治之路。惟學然後道明。以德行仁者王。惟學然後德進。審為政之理。非學何以達理。以義制事。非學何以由義。古今有興亡。有成敗。學然後

知所以興亡。成敗之本。天下有利害。有治亂。學然後知所以利害。治亂之因。人主有講學之功。則明道進德。達理由義。可以感會以興。享其利。享其治。人主失講學之益。則昧道暗德。悖理違義。至於亡。至於敗。受其害。受其亂。事之必然。無可疑者。陛下前日朱邸固已親近諸儒。從容講論。凡其開沃聖心。培植學本者。可謂弗遺餘力。則陛下於道德理義。必已能洞達。而知所原本矣。於興亡成敗利害治亂。必已能深究。而知所畏慕矣。陛下天縱聰明。非凡所及。講學之益。為日固久。然既承大寶。天子之學。事異初潛。故臣竊以為講學之事。陛下今當舉行者。其說蓋有五焉。一曰。凡經筵講讀。陛下或意有所未諭。則詳為叩問。必至洞徹深曉。然後已。與之反復問難。使之開導聖心。知所鑒戒。且不以它事而輟講。亦不以拂意而倦聞。若止循故事。略無上下議論之益。則雖積歲累月。於陛下必無益也。二曰。經筵之例。率以朝退

入講。陛下坐朝甫畢。聖躬豈無少勞。急幸經筵。諸儒僅了講讀。不暇
紬繹辨論。人主僅能訖事。未暇叩問咨益。講讀虛文。莫此為甚。願頒
睿旨。凡遇講日。並候退朝。供膳已畢。然後入講。下則從容敷釋。以盡
論議。上則再三叩問。以達未諭。則誦讀之官。不徒設矣。三曰。竊聞經
筵。目即見講。春秋通鑑三朝實訓。陛下方此臨祚。委政大臣。既棄它
事。以擾聖抱。要宜增益一二經書。論以進講。尚書一經。句句皆明治
亂安危之本。仁宗皇帝訓典。事事皆為後世子孫之法。願增此二書。
以全講學之力。四曰。講官內宿。祖示欲以召儒臣。廣為咨問。光武講
論經理。夜分乃寤。意蓋出此。願陛下遇講官宿直。即賜宣對。或以日
間已講讀。而意所未諭者。再使詳解細說。或陛下自以古昔治亂興
亡叩問。原本使之開沃。啓道。或陛下萬幾之務。有疑貳而未決者。因
以咨詢。使之開陳。獻納。學人忘既專。則學力日進矣。五曰。古先帝王自

唐虞三代以下。至于唐末。正統之傳。其君或善或否。其治或得或失。
無慮百數。陛下凡遇進講。或講官宿直。以古帝王時。取一君命講官
著論一篇。凡其君之善與否。其治之得與失。詳為議論。相繼進入。陛
下觀其所論。善者為法。惡者為戒。集為一帙。常置坐右。或聖意有所
未諭。即於經筵。或夕召之時。再令元撰講官。詳細開說。不出數月。古
之帝王善否得失。盡在陛下目中。可以為法而為戒矣。凡此五說。皆
所以為講學之地。願陛下上法太宗。仁宗。高宗。聖訓講學之勤。下稽
呂公著所論聖學之要。出而於經筵。講讀之間。入而於晝夜。觀書之
際。不事虛文。力求實學。則聖心融徹。聖學高明。聖德日新。聖治日盛。
施諸政事。無非有得而無失。錯之古事業。無非有利而無害。一毫之差。
陛下自不肯為。一言之失。陛下自不肯發。事事中程度。物物合條理。
以至親君子遠小人。數見儒臣。尊禮正論。則中興之功。太平之治。誠

可拱而俟也。臣起自寒儒，叨綴從列，論思獻納，職守所繫，瞻望清光之初，不敢進無益之論，專以講學一事以獻陛下。伏惟聖明以為當今急先之務，最切最要莫大於此。務深思而力行之，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拳拳所奏，惟陛下加念焉。天下厚幸。

說友又奏曰：臣恭聞高宗皇帝諭宰臣趙鼎曰：朕常居禁中有日課，早閱章疏，午後讀春秋史記，夜讀尚書，率以三節罷。孝宗皇帝諭講官周操曰：朕在宮中並無他用心，只是看經史耳。大哉皇祖之訓，學有緝熙于光明，所謂詒孫謀而燕翼子者，蓋必由于學也。仰惟陛下踐祚之初，未遑它務，首開經幄，添置講員，增益諸經，早晚兩講，不以崇高富貴為樂，而以盛德日新為念。臣去歲八月初二日，面奏講學劄子，陛下慨然垂聽，出示講官，越三日宣召微臣，玉音諭以悉行所

奏。中外交賀，咸仰陛下學念之篤，根於至誠。

二帝三王之用心，求

以上繼高宗孝宗聖學之盛也。臣竊惟陛下日

御經筵，固有定式，惟

是假日與退朝之際，皆是清閒之燕，宮中庶務

必不上關聖懷，當此

暇隙之時，稍思日課之學，如高宗孝宗之訓，定

課式於禁中，庶幾既

有外朝講讀之勤，又有內庭課學之益。臣恭觀

高宗皇帝聖政，孝宗

皇帝聖政二書，皆是兩朝七十年間大政事，藏

諸金積，不惟盛德大

業，釀化懿綱，一一所當訓式，而紀載明白，事理

較然，觀閱之間，易於

著心而入耳，固不待講解而後明也。臣愚欲望

陛下以高宗孝宗官

中讀書定課為法，而復以聖政之書專為宮中

課程之學，下秘書省

繕寫兩朝聖政二書，留寘日所御殿，日閱數條，以為定式，詳施置之

美意，法政事之脩明，熟味細觀，再三紬繹，積日累月，不逾定課，則兩

朝聖政之書盡畢觀覽，良法美意皆在陛下胸中，而見諸政治者，將

自脗合而無間矣。此其事不勞其道易行而其效必至者也。臣奉奉
愛君願禪聖學惟陛下財幸。

中書舍人虞儔上奏曰。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夫分析章句窮究前聖之旨。考論同異。折衷諸儒之說。此經生學士之學也。若緝熙光明之用。發之於一身。仁義詩書之澤施之於四海。此帝王之學也。揚雄有言。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如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載之於大易之辭。如曰。玉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則見之於傳說之戒。如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曾子蓋嘗言之。董仲舒又從而申之矣。且學聚問辯可以已矣。然易必繼之以寬。居仁行。玉人求多聞。可以已矣。然書必繼之以時。惟建事者何哉。正以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始焉欲其發之於一身者。有緝熙光明之用。終焉欲其施

之於四海者。有仁義詩書之澤。蓋不可得而已也。恭惟陛下有生知之性而不恃。有天縱之能而不矜。方且增置世宗之成憲。古今之安危治亂。儒臣之獻納論思。已悉究淵源兼綜條貫。至矣不可有以加矣。臣惓惓之愚願陛下在學問以寬仁。即多聞而達事。尊其所聞見之於躬行。俾聖德日新。今幸甚。生靈幸甚。知措之於事業。俾治功日進。愈至乎光大。則宗道有功用。自本原而達之功用。則天下之治可以不勞而舉矣。蓋無近功。惟志趣之高遠者為足以極其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之者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脈絡世教。網維人極於不絕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太極之理。流行散見於萬類之殊。而人得之由之而不

知者也。故必有待於超出乎億兆人之上者為之君師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覺天下之心。帝之所以為帝王。所以為王。同此心者。亦同此道也。同此學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則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於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學者。亦豈不能進進於帝王之用哉。共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聖學日新。自臨御以來。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則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間大震怒。大拂亂。所以嬰宵旰之懷。關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計也。陛下端居凝運。加意講求。所以塵萬變之紛紜。頓羣疑之洶湧。陰以為天下國家之計者。蓋陛下求道得力處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則夫堅始者之念。以就來者之圖。勉今日之誠。以為後日之慮。不以僅定為無恐。不以苟安為自足。凡堯舜三代之所以砥砥乎盛治者。是政陛下行道用力處也。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

厚矣。所以眷天地之眷者。當何如。祖宗之託重矣。所以奉祖宗之託者。當奚若。丕緒之承。今年九年矣。所以充拓事業者。當何備而至。陛下誠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所以正人倫而係風化者。不可不謹其表倡之機。自家而國。所以別賢否而定名義者。不可不致其微漸之慮。自國而天下。所以謹備攘而全愛敬者。不可不極其勉勵之誠。其效證於堯舜三代之所已行。其監具於秦漢以下之所並見。其事信於經訓史冊之所可攷。陛下誠於本原之地。而極其神。不徒以日誦日講者為堂準。則學之為王者。事宜在陛下。方寸間耳。臣又何敢容其喙。請以所聞於師者。拜手稽首。以復陛下之問。惟陛下少垂聽焉。臣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學之為王者。事繇堯舜三代。至于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為古今有殊時。帝王有異治。世道有升降。各因其時。以為治而無一定之論。吁。有是

哉。臣有以見陛下有志於帝王道統之傳。而為昧者發道與時異之嘆也。臣聞道與心一。帝王之心與萬世一。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三聖授受相傳一道。載之於書。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惟其形氣之並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故人心每患於難制。而道心每患於難明。難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難明故微而知之者幾希。惟精則決擇詳審。而致知之功深。惟一則主宰堅定。而力行之用久。是以一中之執。萬世惟允。成湯傳之為昭德建中。文武傳之為順則立極。帝王之治。所以蒸為雍熙。薰為泰和。而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於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歛於一心者。猶不敢廢。夫講貫之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彌為汲汲於學者。果為何事也。豈非以此一微數語。肇啓其端。故心法之傳。

異世同軌。成湯之禮制。文武之克完。莫不皆致力於本原之地。雖其時之相去。若有所不同。而道之相傳。未嘗不一。自世之昧者。觀之泥於跡。而不求於心。索於治。而不求於道。舜文一也。或疑其勞逸之殊。而不揆其符節之合。高周一也。或疑其文質之異。而不通夫損益之因。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蓋其所以異者。世之治亂而已。所謂道。則未嘗不同焉。故韓愈亦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即仲舒之所謂。繼求韓愈之所謂。傳。則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歷千載而一日。又孰謂其世有升降。而因時為治。果無一定之論乎。然則能知帝王之無異心。則知帝王之無異道。知帝王之無異道。則知帝王之無異效矣。臣伏讀聖策曰。夫統理民物為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顧。蒙祖宗之付託。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無所據依。以善斯世。不可也。是以堯舜之帝。禹湯

文武之王。莫不從事於學。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未嘗外道以出治。會經以求治也。臣有以見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為不可忽。以堯舜三王之道為必可行。而欲講學以求道。即道以求治。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臣聞帝王之心與天地一。祖宗之心與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會通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當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當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則道法著矣。道法立。則治法舉矣。世去古遠。正學不傳。生民不見帝王之澤。至治之主。蓋不世出。而天地之生聖人。心間見於千載之後。藝祖皇帝肇造區夏。撥亂立極。讀書而歎後世刑網之密。蓋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紹休聖緒。繼躰守成。講易而得六情六氣之說。蓋有以契夫天地動靜之心矣。夫以祖宗講明學問。稽式帝王。既無一而不契於天地之心。則夫兩間之而以眷祐於國家而遺陛下以無

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俾致也。陛下講學。所以朝夕不倦。寒暑不輟。而必欲與帝王之心同一運量者。蓋欲以慰祖宗之託而答天地之眷焉爾。故觀乎天地。則見帝王矣。觀乎帝王。則見祖宗矣。何則。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祖宗傳陛下以此心者也。心得其正。則此道為有宗。道得其正。則此位為無忝。位正而道益可行。道正而心益可制。動息造次。常以天下為憂。安舒暇豫。畧不以有位為樂。夫如是也。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而不敢以自小矣。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而不敢以自私矣。真知夫祖宗之所傳者至重。而不敢以自輕矣。自是而克之以學力。所到日益月新。心術而存天寬地大。舉一世之人。濟濟於雍熙泰和之域。渾渾乎如四時之春。而不見有炎風朔雪之慘者。皆此心之推也。惟陛下益反諸心而用力焉。則功用豈有難致者哉。臣伏讀聖禁曰。朕以眇躬。同

承丕緒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誦精弼。延納英雋。日御經筵。日誦日講。咸有常準。臣有以見陛下統臨于上。愈尊而愈謙。問學之勤。愈久而愈不替也。臣聞帝王之學。厥有本原。惟謹養乎心術之微。不徒為誦說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為外飾之求。宮庭深邃。燕佚易生。聲色滿前。志念易汨。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維持。一日萬幾之繁。非小智所能經理。然所以維持而經理之者。其本會於聖心運量之中。其用形於聖學貫通之後。則是心不可以不盡。學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以充此學。外庭固學矣。內庭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褻乎。陛下有志於帝王之事。固出於聖心之實然。抑帝王所以兢兢業業。儆戒無虞。學乎。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陛下之所當深勉而不徒為言語誦說之末而已者乎。陛下即位固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內而姦宄之未靖。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勳未集而勉其憂勤乎。陛下每朝固咨輔弼。延英雋矣。然內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貪廉之未判。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績咸熙而為幾康之戒乎。不然。以可致之資而不能致。以可為之時而不能為。以可豫備之歲月而自惰於不備不虞之域。若是而曰誦誦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誦之謂矣。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為心。則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經所載。得之於經筵之所誦講者。誠非徒以誦誦為也。口以誦之。必反心而載。惟學以講之。必聞義而力徙。故於至善之所當止。則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悅可也。於不善之所當改。則必如惡惡臭。使之影滅跡絕可也。學有如是。則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政之不立。無一事之不舉。功用之著。真可

已者乎。陛下即位固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內而姦宄之未靖。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勳未集而勉其憂勤乎。陛下每朝固咨輔弼。延英雋矣。然內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貪廉之未判。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績咸熙而為幾康之戒乎。不然。以可致之資而不能致。以可為之時而不能為。以可豫備之歲月而自惰於不備不虞之域。若是而曰誦誦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誦之謂矣。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為心。則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經所載。得之於經筵之所誦講者。誠非徒以誦誦為也。口以誦之。必反心而載。惟學以講之。必聞義而力徙。故於至善之所當止。則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悅可也。於不善之所當改。則必如惡惡臭。使之影滅跡絕可也。學有如是。則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政之不立。無一事之不舉。功用之著。真可

以限量既耶。臣伏讀聖策曰。六經之道。所以該貫天人。維持世變者。至纖至悉。不可勝窮。而治盟一書。又所以著曆代之微惡。以勸戒于後者。莫先於脩身而齊之。進君子而退小人。嚴名分而遏亂萌。脩政事而攘夷狄。卹民隱而懼天變。臣有以見陛下會經訓之精粗。明史冊之勸戒。而欲用力於君德治道之大者也。夫經所以載道也。史所以緯經也。人主之學。所以講經與史者。蓋欲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者也。臣嘗以是觀之。六經皆所以言天人。而至於該貫其道。則莫詳於易與春秋之為書。六經皆所以維持世變。而所謂至纖至悉。則莫大於易與春秋之為用。易者。天藝之原也。卦有陰陽。固所以明天道也。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則易之所以維持世變者。宜乎極其所謂變通鼓舞之道。而不可以致詰也。春秋者。史記之約也。義有褒貶。固所以明人道也。而災異所書。未嘗不以天言之。則春

秋之所以維持世變者。宜乎定天下之邪正。而亂臣賊子皆凜乎其知懼也。即易與春秋之旨而察之。六經之道。則維持世變。至纖至悉。而不可勝窮。自脩身齊家至於卹民隱而懼天變者。皆可以類推矣。雖然。此經之所以載道者然也。至於史之所以緯經者。則自周之衰。以訖五代之季。其間安危理亂之分。成敗興亡之故。上下數千年間。皆若燭照龜卜。而不可掩。然以善論世變者觀之。漢大綱僅正。而萬目則未甚舉。唐萬目舉。而大綱又不能正。則其所以正人倫而係風俗。別賢否而定名義。謹脩攘而全愛敬。大槩不可以帝王之功用並言者。要亦有由矣。是烏可不為本原之論哉。空谷而足音。晦冥而日月。絕無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於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昔孝宗皇帝與大臣論古今治亂。因曰。自漢唐以來。人君惟漢文帝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惟不知道。亦不知學。大哉王言。深於

政論夫後世人主之為學者乎。試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觀之。雖其禮
文之事猶或多缺。然刺取六經。孟亦髣髴於王者之意。故當時之治
藹然猶有王者氣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自其躬玄嘿。履道準仁
而備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齊家之道粗立。張武受賂
益媿其心。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而治國之道又粗審。以至棄細過而
絕戎隙。成軍禮以張國勢。務休息而尊德化。警災異而求直言。凡可
以為平天下之道者。亦粗於此而加之意。然則文帝之所以為漢德
之盛者。豈非粗知道之效歟。夫惟文帝粗知六經之道。既足以致後
元之治。後世考論文帝之史。則當勸其所以為文帝者。而戒其所以
不如文帝者。當勸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終於未
到帝王者。則治道功用。又豈容外吾心而求之乎。臣願陛下反求此
心。加意力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以未到帝王者自勵。此則在於用

力不用力耳。烏患其有難行者乎。臣伏讀聖策曰。朕深惟經訓。史策
曰。陳於前。文字繁多。遂轍迂闊。求其所以實力者。乃即燕間竊有慕
古人緝熙光明之義。日就月將。躬履神會。蓋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
之歸。使晉天率土。若士與民。悉共由於理義。而無本末舛逆之患。上
下異嚮之風。顧不躋歟。臣有以見陛下加意於緝熙之誠。用力於本
原之地。而欲推而達之於治道功用之大也。夫經之與史。雖文字之
繁。而關於君德治道者。則未嘗無綱領之要。夫緝熙光明。日就月將
此詩人之所述。而成王用力為學之實也。至於曰躬履。曰神會。此則
陛下心術純明。義理融貫。能以詩人之所述者究心。而又以成王之
所學者用力也。蓋躬之所履。皆力行之事。神之所會。皆致知之功。行
無不力。則緝熙矣。知無不致。則光明矣。以陛下之躬履神會。求成王
之緝熙光明。而又形諸心畫。發諸聖製。布堯言於天下。斷斷然以為

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備身為本。而知夫學之有益於人國矣。舉天下之大。家傳人誦。皆灼灼然知陛下緝熙光明之懿。殆與成王不可以異觀矣。抑成王之所以謹養其心。以為講學之本也。陛下亦嘗實用其力乎。臣考諸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羣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而諄勤懇切之意。又必繼之以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欲其知天之監。無往而不存。無時而不然。而敬之為敬。無一動之或違。無一息之可弛也。成王於此。灼知用力之要。謙虛挹損。形之於言曰。惟予小子。未聰敬止。必加之以日。覽月。持之誠。懋之以緝熙光明之益。積而至於萬億年。天休之敬。以是而論。則知緝熙光明。乃為學之要。而敬之敬之。又緝熙光明之要也。今陛下既即燕閒。慨慕於古。其事非不偉也。至於古之所以謹虔燕閒。無微而不敬者。茲又陛下切身之事。而治道之所由以基。人心之所

由以。義理之所由以充廣者也。蓋敬者。王一無違之謂。徹上徹下之道。陛下與成王所謂緝熙光明之實。而二帝三王所以傳授心法之準的也。故必紬繹心思。續續不已。充廣心地。恢恢有餘。而後可以言緝熙。清明一有紛汨。志慮一有間斷。氣象一有褊狹。則不足謂之緝熙矣。而可以為敬乎。必明善誠身。動與理覺。盡心知性。靜與理融。而後可以言光明。物欲少有障蔽。血氣小有昏蒙。智識小有凝滯。則不足謂之光明矣。又可以為敬乎。陛下之所謂躬履。蓋履此敬也。陛下之所謂神會。蓋會此敬也。以是而基治道。使天下國家之治。如堯舜三代之盛。可也。否則規摹弗立。玩愒小康。本末之不能無舛逆者。皆治世之累也。以是而一人心。必使遠近風俗之化。如堯舜三代之義。可也。否則儀刑弗謹。觀聽莫新。上下不能不異其向者。皆風俗之弊也。陛下能反求此心。常守此敬。內主乎一而不病乎難。外無所遺

而不徇乎私。本正而未自隨。上倡而下必應。陰消其舛通之惠。清格其異向之風。則其感動意思。殆與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揆。格也。臣願陛下以真敬存心。則躬履神會。自不能捨其功用之著。由是而充之。則以成王之學。遵帝王之道。惟陛下加之意而已。聖學又曰。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論士習之厚薄。則有所未暇。蓋以本原既正。則它可以序舉也。臣切謂陛下之言及此。豈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蓋政治之得失。每係於君道轉移之間。民俗之利病。實關於君政脩廢之頃。士習之厚薄。亦視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陛下不屑屑於三者之計。必諄諄於本原之正者。豈非以用力於本原者既善。則三者之效特舉而措之耳。故中庸論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曰所以行之者一。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亦以脩身在正心者為之本。陛下講明於此。蓋亦熟矣。繼今而後。極致

知之善。盡力行之誠。因全躰之明。求大用之著。必剛以制欲。必勇以力行。必恭儉以約己。必淵靜以養心。如是則本原既正。三者之序。斷斷乎其可舉。不然。外有講學之文。內無講學之實。諉本原之論。以蓋其事。躰之失。假脩飭之具。以掩其脩省之愆。戒酒有箴。而無益於制心。緝熙有記。而無益於進德。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問民俗之未暇。問士習之未暇。問是自置天下國家於聖度之外。又安足以為本原之論哉。昔孝宗皇帝聖訓有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間。天下定行。一遭。孝宗之所以經營於念慮者。若是其詳。且悉。曾謂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於未暇問乎。聖謨洋洋。載在國史。皆陛下之所當務而行之者也。臣願陛下益反之心。曲加其實。無偽之力。廣推於外。旁達其運量。不窮之妙。則本原在於聖心矣。凡陛下僚臣以經史之所當講者。皆可以序而舉。况於是三者之務哉。聖學之所以

幸教臣者亦已至矣。而陛下謙冲溫粹猶終之曰。子大夫奉對于廷。其以有得於經史者。紬繹而畢陳之。朕特親覽。臣仰見陛下咨訪不倦。嘉與草茅之賤。求本原之纖悉。非徒為是。詠採之文具也。臣切聞六經之書。致治之成法也。史之為史。亞乎六經者也。夫致治成法。既皆具於經。而史又亞乎經之道。則凡天下國家之治。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至於纖悉節目。所以採習俗之失。防人心之微者。經之與史。蓋相貫通而互發明也。陛下既俾臣等紬繹而畢陳之。臣不能罄竭膚淺之萬一。以為陛下告。不惟下負所學。抑亦上負陛下之尊誨矣。然臣之所尤拳拳於陛下而不能自己於納忠者。其說蓋有三焉。一曰固民心。二曰肅軍心。三曰正士大夫之心。蓋民者國之命脈也。兵者國之精神也。士大夫者。又國之鑿師砥劑也。為人上者。當使命脈堅強。精神運動。常致謹夫鑿師砥劑之用。以為元氣調養之方。則立

國之勢。自隱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臣請竭其愚而終言之。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言民不可以不固。怨不可以不弭也。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田間困於科率。市井困於征求。商賈困於抽歛。富家大室困於荒沒之刑。疊是數困。猶未已焉。遠近怨咨。不可聞也。乘戾之氣。上熏於天。激而為江閩之盜。滋而為輔近之好漲。而為都會之灾。溢而為邊陲之警。延而為數千里之旱。歲歲殆哉。國家命脈。一縷千鈞。深可慮也。昔光武中興。鄧禹勸之以立高祖之業。採萬民之命。先朝范鎮亦曰。欲備契丹。莫若寬天下之民。此皆所以為命脈計也。陛下亟圖之。則其證猶可起也。否則非臣之所敢知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言衛國以兵。詰之者有其道。則服之者有其機也。今之為兵者。何如耶。自核實之不加。而兵益以冗。自訓練之不精。而兵益以惰。自養

之不戒而兵益以脆。自等級之不嚴而兵益以驕。自刻剝縱弛之相蒙而兵又流於叛且潰矣。夫國家竭民之力以養兵。蓋資之以衛吾國也。今乃不冗則情不情則脆。不脆則驕。不驕則叛。不叛則潰。習於縱敵而不習於死敵。利於為寇而不利於禦寇。敢於犯上而不敢於衛上。於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主帥。閩南之紛亂方爾。而繼之以江右之陸梁。西蜀之驚蕩方傳。而因之以淮東之奔迸。姑息養禍。浸以成風。蔓草難圖。憂未歇也。昔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而知其可用。藝祖皇帝始用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鈇鑕。是以上下有序。無征不服。此皆所以為精神計也。陛下其亟圖之。則其患猶可弭也。否則非人臣之所敢言矣。夫固國以民。衛國以兵。二者命脉之所關。精神之所係。一日不可忽焉者也。然所以護養其民。調伏其兵者。惟有士大夫以為鑿政爾。夫聖人養賢以及

萬民。而命將遣率以守衛中國者。亦以重成。後車徒之責。今之為士大夫者。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陛下以培固邦本為心。而監司守令則行之以腹削膏血之政。陛下以運動國勢為心。而曰將曰帥。則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陛下以興利除害信賞必罰為心。而內外大小之臣。則應之以虛誕苟且偷安。且暮之計。是無怪乎上之真德實意不能宣達於其下。下之吞聲隱氣不能通達於其上。上下隔絕於勢分之交違。則夫民怨而思亂。兵怨而思叛。亦其理之所必至也。昔漢宣帝欲安渤海之警。得一龔遂。單車至府。宣布教令。慰安牧養。盜為之悉平。而民不患其不安者。以得人而安之也。唐馬燧之在河東。馭馬所徠。教以騎射。比及二年。得精兵二萬。而兵不患其不強者。以得人而制之也。是以國朝開基之初。藩侯不撫百姓。則有斷不容之之戒。至於南征北伐。戰勝攻取。兵不過二十萬者。亦惟以曹彬潘美為

特耳。此其於國家政劑之用。明效大驗。彰彰然足以為後人嘉賴維持之地。蓋漢唐之義。獨盛於一代者也。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所鑒者漢唐之言。所取者祖宗貽謀之善。則其所謂一軍民之心者。要莫先於正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又不過先正陛下之心而已。董仲舒有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極而至於四方遠近之一於正。此又自本原而達之功用。古今不易之至論也。惟陛下於此而實用力焉。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元杰又奏曰。臣聞論語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得以子稱。其所載先聖與羣弟子之言。至為不苟。言者心之聲也。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求於心者。合下必自源頭理會。曾論言出心字。只有三處。然句句字字無往而非求心。臣嘗日夜反覆求孔門所以

問答之根據。不但稍可以知聖人心法之傳。至於古帝王相傳為學切要處。亦因是可以推尋。蓋求道莫切於求心。求心莫切於求仁。仁為心之全德。故曰仁。人心也。合而言之道也。言道無越於魯論。故曰五經之館鑰。六藝之喉衿。伊川程頤嘗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臣末學寸空疎不足進此。敢謂百生慶幸。濫貢經筵。蒙恩宣諭。俾專說是書。仰禪清燕。臣感泣遺過。願歷祖諄諄。做先儒之言。發明求心之旨。以助聖學。端本行仁之萬一。庶幾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萬民四方遠近。莫不一於正。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不徒以言語視論語。臣不勝倦竭。

淳祐十二年。著作郎牟子才兼崇政殿說書。經筵供職。入奏第一劄曰。臣孤遠之蹤。往以狂愚。觸忤權貴。退伏山林。凡五寒暑。屢稽巖石。

罪不容誅。陛下簡記不忘。游頌除命。月正元日。擢長著庭。曾未兼旬。又叨親擢。以經入侍。此儒生之至榮也。顧臣謏薄。其何以當。僣僂。墮墮。不獲命。則念曩者爭之於議論之末。而無所及。不若從容燕閒。隨事啓沃。庶幾小補。是以冒昧效職。昔程頤為說書。嘗以君臣道合。靡不忠至誠感通為言。今臣入覲之初。不敢有援引。惟積其誠意。專以正心一說為陛下言之。惟陛下裁幸。臣觀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待於學。然帝王之學。異於儒生。不在於專記誦。治章句。工詞章。以為美。而在乎講明義理。務治其心而已。蓋人主之一心。所以統紀三極。而酬酢萬化也。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而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而出於邪。形端而影直。源澄而流清。其理有必然者。故典學之君。未嘗不以正心為急務。而勸學之臣。未嘗不以格心為至論也。陛下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

不講明義理。自昔好學之君。未之有也。其於治心之學。亦既用其力矣。然心之為物。最難治也。有所貪欲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怒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汨浼而弗能定。則不得其正。有所矯飾而弗能純。則不得其正。而其所以然者。蓋有所謂理慾之隱。有所謂義利之別。有所謂是非之歧。有所謂好惡之端。陛下亦嘗靜慮澄神而深考察之乎。夫理與慾。故肆而已。義與利。公私而已。是與非。邪正而已。好與惡。善惡而已。雖其本末先後。賓主內外。截然甚嚴。然所謂敬者。常難持。而肆者。常易萌。公者。常難充。而私者。常易勝。正者。常難明。而邪者。常易惑。善者。常難保。而惡者。常易溺。為人主者。偏焉。而不自克。蔽焉。而不加察。往往兆於方寸之間。而發於言動者。為甚。戾差之毫釐。墮而捷出於事。為者。為莫遏。萌之於宮庭。隱與之內。而形於四方。萬里之遠者。為不可掩。故始於敬肆之分。而終以理

勝慾。始於公私之判。而終以利掩義。始於邪正善惡之不明。而終也。是非好惡之失其實。極而至於意玩。而流情稔以肆。而營營雲遊之事。或有之矣。廉恥道喪。陰濁流行。而苞苴賄賂之事。或有之矣。賢否賢亂。穹壤易位。而指鹿為馬之事。或有之矣。生於其心。害於其端。甚微。而其禍甚大。可不懼哉。亦在乎辨而察之耳。臣願陛下思堯舜。惟危。惟微之旨。以致其理欲之辨。果天理耶。則極而明之。使無一壅。閑果人欲耶。則克而去之。使無少滯。如此。則義理足以變化其氣質之偏。而物欲不足以掩其德性之善。按之以為修身之本。夫孰有放肆之失。又願陛下思成湯不迺不殖之戒。以致其義利之辨。果為義耶。則推之崇之。使益以嚴明。果為利耶。則懲而絕之。使無復滋蔓。如是。則舉動足以昭明乎事物之表。而情愛不足以牽素乎軀統之正。按之以為制事之本。夫孰有膠擾之私。至於是非好惡之當明。

則臣亦願陛下以孟氏知言之要。辨詖淫離道之詞。逆之於未有言之先。而知其心之所欲萌。察之於既有言之後。以知其心之所由在。則邪正瞭然。如權衡尺度之不可移矣。以大學好惡察親愛敬畏之辟。去惡必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好惡必公用其心。而不溺於私愛。則善惡昭然。如好色臭惡之不可亂。按之以為聽言用人之本。又安有混散變亂之患。此豈非一正心之功用哉。臣故曰。在乎辨察之耳。惟陛下繼自今。益加聖心。格物致知。以求其故。審思明辨。以察其似。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以審其輕重之分。敬以持之。使緝熙而無間。純以一之。使悠久而不變。則表裏昭融。原本端一。統紀明治。界限嚴肅。天下無餘事矣。不然。一念慮之間。而理慾義利之角立。一意向之內。而是非好惡之雜出。乍前乍却。乍晦乍明。如浮雲在空。悠悠揚揚。以為滓穢。臣懼非所以光聖德而隆治化也。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善閉邪謂之敬。臣實不敢以庸常之意望陛下。惟陛下念之。
子才又奏曰。臣撰以空疎充員。夕說誠意未至。啓迪蔑如。此方微講
疏思。茲又執經啓席。適當陽長之候。敢後忠告之言。臣嘗讀易。至復
卦。私切妄論。以為有天心之復。有人心之復。一陽生於積陰之下。而
芽蘖發動者。天心初復之端也。方陰陽動靜之未分也。無思無為寂
然不動。天地生物之心。幾於熄滅。當是時也。誰得而形容之。及至震
陽之來。動於坤下。因其一動。而天下皆知其將為生物之端倪。向者
天地寂然。不可形容之心。方得窺見其蘊一。故程頤曰。陽復於下。乃
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是不知動之端。乃天
地之心。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楊時亦曰。復也者。陽始生動之端也。知
復之道。則天地之心可以默識。非盡心知性者。孰能見之。此所謂天
地之復也。方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中。無所偏倚。赤子純一

之心。幾若隱晦。當是時也。誰能推而明之。及至感而遂通。隨事著見。
因其已發。而天下皆知其為靜用之動靜。而向者大本達道。泯然不
可推究之心。至是方得闕其昧兆。故張載以為靜而動。夫則無念無
為。無所主宰。常然如此。人之德性亦與此合。蓋進德之基也。朱熹亦
曰。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
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此所謂人心之復也。使天地之
心當純坤十月之時。消而不長。往而不來。出而不入。衰而不風。亡而
不存。或有所隔塞。或有所擾亂。則芸不生。荔不挺。麋角不解。水泉不
動。而天地之復幾於熄。非陰疑於陽。陽戰於陰。變而為閉藏者乎。使
吾之一心。當情欲已動之時。喜或過喜。怒或過怒。哀或過哀。樂或過
樂。或有所偏倚。或有所乖戾。則三辰失行。山川崩竭。不止於天地不
位。兵亂凶荒。胎殯殍殍。不止於萬物不育。而吾身之復幾於熄。非不

中不和極其所致。則變而為災異者乎。故陰陽之未定。聖人則扶其陽於萌芽發達之初。抑其陰於氣勢窮極之後。使陰陽順動。造化流行。天地之復。浸以剛太無一蹇過。而有以成其天地不及之功。喜怒之未定。聖人則致其戒於不睹不聞之地。謹其幾於隱微幽獨之際。使喜怒和平。血氣循軌。一身之復。充滿周全。無一差謬。而有以全其天地至純之德。夫如是。則未定之陰陽。天地既無極而不反之氣。未定之喜怒。人君亦豈有久而不平之心。何以言之。復之為義。在天地間。則為陰陽。在人心。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即陰也。善。即陽也。上五陰。下一陽。即沉迷蔽翳之時也。一日忽然省覺。即陽機發達之始也。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召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敵。即見善端之萌。漢武帝窮兵黷武。好神仙。崇土木。可謂極矣。及其輪臺一悔。即見善端之復。觀乎此。則一陽之復。非

陛下進德之大機。括乎。臣請極言復卦六爻之義。以為聖德之助。且初九以陽爻。履復卦之初。失之未遠者也。一陽居眾陰之始。復而不遠者也。在易為寤。貴是復之主也。人性至善。人心至良。本自無過。欲起念動。其過始萌。瞬息之間。忽千萬里。豈止於悔。先儒以為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至哉言乎。此正不遠復之微旨也。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苟能曲致戒謹。凡前日喜怒未定之時。稍有過差。即當隨事覺悟。毋使其已形之惡積而不散。激而為災。咎變亂。則積復於善。不祇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所謂不遠而復也。顧不足為聖德之助手。六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在上無應。以分其從陽之意。能下仁也。復之休養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有克己復禮。仁之仁而下之也。以其有不遠復之

仁而下之也。非植黨締交也。非比周為私也。則是因人之善而復己之善也。因人之仁而復己之仁也。豈不為復之休乎。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苟能事事致曲。不以切比於初為非。不以志從於陽為非。不以中正親仁為非。則休復之七日。不特歸美於六二之臣。雖六五之君。亦有謹恭下士。柔順助陽之功矣。願不為聖德之助手。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又震動之極。其守則固。故屢失屢復。不安於復。夫操存舍亡。蓋俯仰之間耳。喜怒哀樂之失。既已流宕。困而後學悔而後變者。以此涉世。其危滋甚。故曰厲。然後而變。雖晚矣。不猶愈於迷而不復者乎。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凡二十九年之中。心之所存。雖不能無過。然亦未嘗不悔。躬之所履。雖不能無失。然亦未嘗不復。既復既失。復悔不知幾失幾悔矣。悔誤紛紛。久而未定。是以聖德未能光新。以頻復之厲耳。繼自今。勿以危厲無咎而遂其過。勿以躁動

之危而玩其過。勿以陷於衆陰之中而愈滋其過。則無咎之義。不獨九三之臣。擅其善。陛下亦得善。用過之義矣。願不為聖德之助手。六四。近君之位也。九居外。躰之下。而曰中行者。卦一陽五陰。自二至上。則四為中。六四居上下四陰之中。履得中正。下從初九。正應之陽。獨得所復也。人之本心。未嘗不善。積習所移。遂陷於惡。有能超然自拔於羣邪之中。以從陽剛之君子。而不為所陷。是得中行。為獨復其本心也。其真知所擇而後道哉。不言吉凶者。以柔居羣陰之間。而初陽甚微。未足以有為。故聖人但稱其獨復。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當是非無定見。好惡無定守。從欲而流。從邪而陷。從習氣而不反之時。察羣陰之盛。而勉其中行獨復之心。怨一陽之微。而扶其終不克濟之志。則剛復而長。動而順行。出入無疾。朋來無咎。而陽不孤矣。願不為聖德之助手。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薦厚夫。復是厚而薦

用力於仁者也。然極乎高明者。高視四海之心。詳於致察者。有輕視羣臣之意。物欲深者。天機必淺。心量狹者。所守易搖。其於善道。雖得必失。雖明必昏。不若靜重而專。慤者之可保。此六五厚復之所以無悔也。然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無助。未能至亨者也。能無悔而已。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遇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故於臨泰之五皆吉。而復與大杜之五皆無悔。此聖人為君子之心也。陛下對此陽剛。深惟其義。凡世之所謂秉陽德之剛者。勿逆其進。勿遏其長。過為容而貫之。不及為扶而發之。去其所謂意必固我之私。成其所謂中順。篤厚之實。則君子有所恃。小人不敢肆矣。顧不為聖德之助乎。上六以陰柔居復之終。偃然在上。寂遠於陽。迷而不反者也。君道過亢。迷與妄行。故有眚灾。天灾自外而來。已過由己而作。用之行師。則終有敗。及其國君陷於凶禍。雖至十年之久。亦不克復。蓋

陽雖微而漸長。陰雖甚而漸消。將消之運。不能敵方長之勢。故終無獲吉之理。陛下對此陽剛。然惟其義。乃舉事之不合乎理。不順乎天。而為陽德之害者。去其迷而使之不至於迷。反其極而使之不至於極。懲其妄而使之不至於妄。矯其偏而使之不至於偏。無輕喜焉。以泄陽德之微。無輕怒焉。以激陰濁之欲。陛下之心。本無喜怒也。陛下以天下之喜為喜。以天下之怒為怒。如堯之明俊德。喜在俊德。堯何與焉。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夫如是。則陽盛而長。陰衰而消。凶變而為吉。灾變而為祥。敗必至於成。害必至於利。利害之機。無出於此。顧不為聖德之助乎。夫陽在天地間。至實而不虛也。至義而不惡也。至大而不小也。然至實為天理。至虛為人欲。而天理人欲。常相對也。至義為君子。至惡為小人。而君子小人。常相勝也。至大為王道。至小為伯國。而王道伯國。常相奪也。有天下安可不致其別。而謹

其所擇耶。故知天理之為貴。則虛心積慮。必以純一。立政造事。必以陽明。而入欲之私。不以陷吾衷也。知君子之為美。則尊崇有德。必開誠心。信用仁賢。必布公道。而小人之惡。不可進也。知王道之為大。則脩義明道。必不計功。理財正辭。必不謀利。而伯圖之狹。非所用也。陛下在位久。閱天下之理多。而又將之以緝熙之學。真於復之一卦。固已瞭然。洞究其旨矣。而區區小臣。猶敢於螢燭於日月之下。效涓埃於川嶽之前者。顧以陽剛方長。陽德浸耳。臣雖至愚極陋。其敢它有論。建以悖天德。是用當陽復之初。專以復卦終始之義。自靖自獻。以効芹曝之私。惟陛下赦其狂愚。

理宗時。年深進。故事曰。昔程顯上神宗劄子。以為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既然。一遵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忱意。擇善而固執之也。

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臣聞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夫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無它道焉。汲汲於學而已。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資。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治不唐虞三代。臣未之信也。恭惟皇帝陛下。睿括由於天稟。聖學得之心傳。嗣服之初。日以講學為急。真古帝王之用心也。然臣切以為君道莫先於講學。講學莫先於立志。蓋人主一心。攻之者眾。志不先定。則中無所主。而外物或得以轉移之。蔽欺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私比之言入。則喜怒有不得其正。功利之言入。則取與有不得其正。佞倭之言入。則好惡

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故程顥拜疏神宗皇帝。嘗以定君志為講學之要。顥伊洛大儒也。世彌之曰明道先生。此真帝王之格言也。臣願陛下思先皇付託之重。覽程顥進諫之跡。若稽古訓。堅凝初志。使此心清明。終始如一。日延見羣臣。虚心下問。以考政事之得失。觀羣臣之志趣。謂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者。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遵守者。正論也。謂祖宗不足法者。邪說也。謂君子小人不可並立者。正論也。謂兼容而兩用之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虚心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測者。邪說也。謂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使民不敢慢易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當急於內脩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為者。邪說也。謂損上益下。節用愛人者。正論也。謂恭儉無足取者。邪說也。陛下試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判如黑白矣。今臣以非才。誤叨勸講。大懼無以仰裨聖聰。用敢推廣程顥之說。為陛下告。惟陛下垂聽。

戶部尚書真德秀上奏曰。臣聞聖人之道。有躰有用。本之一身者。躰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躰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躰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躰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劇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為書以備清燕之覽。勿勿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吹塵。未嘗少忘。

閑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弊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謹言動正威儀者備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達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二十有二轉因召對日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_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機

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懸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

兵部侍郎曹彥約上奏曰臣聞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善獻言者必以講學為稱首人主挺生聖祐受天明命一日萬幾已足以靡服四海而猶區區焉習諸生之業其故何也蓋惟有聖人之資者而後宜於學有聖人之位者尤當急於學宜於學者事半而功倍固不與常人等急於學者身備而天下治固不以常情論此堯以聖神文武之德必學於君疇舜以濬哲文明之德必學於務成格在聖性有益而無損在後世有婦義而無竊議仰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聖嗣承大寶皇太后陛下以母儀之重保佑聖躬皆恪守家法以正本朝履謙德以光史牒則講學之素固已切切乎皇帝陛下之心而講學之勸固已繼繼乎皇太后陛下之言矣臣以山林疎逖之蹤受先皇不遺餘小之察脫跡州縣綴名近列攀烏跡而莫及際飛龍之首山謨蒙迅

名峻陟氣。宜必有千慮一得有補於聖世者。切惟經世之學與書生科舉之習不得而同。經筵之學與家塾黨庠之躰亦猶有異。蓋綴續陳言。取務時好。此書生科舉之習也。人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得其道則賢智合謀。失其理則邪佞伺隙。故經世之學宜不與書生科舉之習相似。端拜以求師。合志以取友。此家塾黨庠之躰也。分番直以侍經幄。候玉色以進箴規。言於造膝者。每患於勿違。書之簡冊者。猶難於探討。經筵之學。視家塾黨庠者。相去遠矣。臣願陛下以講學為素心。視講學為日用。當經筵未御。則必清心靜慮。以求有益。及經筵既御。則必切問近思。以歸至當。即古人之行事。臨今日之立政。議論不徒詳必深切於世務。意嚮不徒美必有關於國脉。語躰必及於用。謹始必圖其終。出則與大臣評之。若盡若未盡。入則以聖賢證之。若合若不合。口耳所傳。皆為售用。以此致堯舜之治。雖

不中不遠矣。然而人主之好儒學。尤當以近似之害正為慮。專正大而黜纖巧。信忠賢而遠邪柔。則近習不得以乘間。假偽不得以亂真。其機甚微。其利害甚切也。中興自高宗皇帝以來。世傳聖學。孜孜。廢筆墨。欲為王伾叔文輩竊弄權柄。威福在己。乃自謂儒者。事業不過如此。鄙薄賢俊。輕侮簡冊。以至治道之所當論。聖經之所當講。遜志詳說。則以為徒亂人意。為鬼為蜮。是以懿賢士大夫之害。甚至顯執國政。謀動干戈。洎洎不戒。終至橫流。非累聖知其姦偽而終遠之。其為患可勝既哉。此又屋漏暗室之微。浸潤膚受之端。內廷之所統持。燕閒之所踐履。關於講學者甚切。不可不察。惟陛下留神。

彥約遷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又奏曰。臣待罪徒。久侍經幄。切見陛下深居宮禁。以養志聞於天下。高拱廟堂。以愛民聞於天下。誦讀

有常以力學聞於天下。匪頓有數。以節用聞於天下。然而羣臣進戒。諄諄不已。或曰謹獨。或曰行健。或曰防未然之欲。或曰持不息之志。或曰無忘在潛之日。或曰察於不睹不聞之地。陛下皆俞其請矣。言之者不已。聽之者不倦。臣未測其說也。豈人臣之愛君不以其君之未嘗有此而遂已於言耶。將實有所疑於此而固言之耶。果其君之未嘗有此而不已於言。國家之福也。如其有所疑而固言之。則亦不可以為無而忽之也。蓋酖毒常匿於宴安。而隱疾常出於盛壯。寡過者常得於敬畏。而逸樂者常本於憂勤。孔子謂一言而可以興邦。畏邦者。特在於為君之難。與夫言而莫予違而已。可不畏哉。臣切惟論利害者。貴乎簡。入念慮者。貴乎熟。以羣臣之言如此。其衆見於論議如此。其廣要其所欲。不過於脩身好學而已。唐張蘊古獻箴。太宗凡六百二十有二字。其間所言無非脩身之要。舉天下脩身之說。莫加此矣。本朝趙師民獻箴。仁宗凡七百七十有八字。其間所言無非好學之要。舉天下好學之說。莫加此矣。與其泛聽而廣求。孰若篤志而近思。臣以二箴之作。切於事情如此。輒錄本以進。望陛下。列為二圖。置之座側。口誦心惟。朝斯夕斯。因一言以思一事。考一字以窮一理。優而柔之。廉而飫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凡羣臣之所獻者。可以揔括而盡行之矣。臣不勝惓惓。

彥約又奏曰。臣待罪經幄。一年有半。以進讀三朝寶訓。得侍清光。未及終帙。今以衰病之久。蒙恩放還鄉井。有所欲言。敢盡布之。切以寶訓為書。皆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之格言也。坦然明白。不待有所發明而後見。况臣淺陋。尤為無所知識。蓋嘗妄論以為書之所載。為卷三十。為目八十有八。而其矜喉管轄。特在於政。聽斷與夫孝德仁慈。謙儉五者而已。警之以鑒。戒輔之以諫。諍以是而睦。疾以是而睦。羣

臣則於人無不順。以是而受符瑞。以是而崇祀典。則於事無不敬。總而括之。必至於庶績咸熙。而萬世永賴。皆自五者之所發見。推所從來。則五者之所本。又皆自好學始也。臣讀寶訓。至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欲治之君。必能正身。自我于無過之地。夙夜畏懼。防非窒欲。深慕古人以德化人之義。此太祖皇帝之聖學也。太宗皇帝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見古來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此太宗皇帝之聖學也。真宗皇帝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僚奏章。多以苛細為利。不知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斯為善理。豈可慘虐刻下。邀為己功。使之臨民。後傷和氣。此真宗皇帝之聖學也。由聖學而廣之。則凡見於政弊。見於聽斷。孝德以事親。仁慈以恤下。謙儉以處己。而况節目之下於此者。可以類言矣。

陛下躬儒素之行。考帝王之業。頗御講筵。古所未有。增置講官。舊所未見。聖學之高明。夫人能言之矣。臣切以為人主之學。將以見於治功也。有太祖之學。故建隆開寶創業之治。及越漢唐。有太宗真宗之學。故太平淳化與夫咸平景德守文之治。比倫成康。今臨政願治。雖未應報政。然而求言雖切。而下情猶未通。愛民雖勤。而橫歛猶未革。真賊不除。則鼠竊者無所畏。真清不用。則小廉者無所勸。在陛下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則聖學有所底止矣。不然。而切切於簡冊之間。諄諄於播告之際。尊儒重道。而士不得行其志。布德施惠。而民不得受其利。祖宗創業守文之懿。本不如此。此則進讀寶訓之大旨。非執經強詒之比也。惟陛下留神。

洪舜俞進故事曰。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子。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

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

虞人有原獸之箴。輪人有糟粕之議。工執執一事以諫。不聞於世久矣。而唐之弓工。獨得古意。其言蓋以規太宗。功業雖盛。而治心之道。實未嘗講也。夫心者萬理之會。萬事之主。此心明白洞達。無一毫迂曲之累。則見面益背。皆天理之形著。發彌出令。盡人心之契合。敬義直方。所以相為表裏也。太宗天姿高。而學問不足。其得在於好名。其失亦在於好名。好名故能矯揉為善。惟名之好而觀者存。養之不加。故矯揉之力怠。而稟受之偏者。不能掩。輕我宮人之怒。不役一夫之怒。會須殺此田舍翁之怒。以至好大喜功。而多愛無非本心之發露也。木心不直。脉理皆邪。雖勁而發矢不直。弓工可謂善窺其君心術之微矣。太宗亦可於此進格物正心之功矣。其謂勇辯詭譎。姦詐嗜慾。偏執以收一心。是特知制外而未知養內。

安有內心不治而外邪可闕者哉。

持作監楊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為三王罪人。文仲奏曰。齊桓公當王霸并降之會。而不能為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屬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越二十年代。夢定世子之功。既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為尊王抑霸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脩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跡不熄。西周之義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戴相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英明冠古。聖德繼熙。凡在列之臣。得以面清光者。無不以講學為言。所謂講學者。中庸大學其首也。臣不佞以

為陛下之所講。羣臣之所對。未免實流於虛文。臣請極其切於實用者言之。臣聞中庸之學。自謹獨入。大學之學。自致知入。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能謹於喜怒哀樂。即自其謹獨而得之。人雖中智。其不知戒懼。後以隱顯殊制。作輟靡常。惟於不睹不聞者。謹之。則誠意所積。流通無間。今陛下臨朝若神。非不嚴格。恭己南面。非不粹淵。然退而寒之者多矣。執御使令。慧黠順違者。獲進。巧詐迎合者。見容。燕飲之不節。舉動之少輕。宮庭隱微。一有過差。皆足以干陰陽之大和。近者星象違度。陰雨殄旬。螟螣為沴。穀價騰踴。疢厲流行。流離日繁。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位天地。育萬物乎。然後謹獨之學。可驗也。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夫能底於至善。即自其致知而得之。天下事物無窮。而莫不有定理。其本未有倫。先後有序。惟事事物物。求其至

焉。一理既通。觸類自悟。今陛下精一之談。不絕於口。危微之旨。日陳於前。然尊所聞。行所知者。鮮矣。處事用人。明辨是非者。有幾。別白邪正者。有幾。黜令所出。朝更而夕變。除授所加。倏倏而忽。賢朝廷施設。一或失宜。皆足以召天下之譟侮。近者訛言迭興。叛孽間起。其事未作。而人疑其無成。其人未用。而人疑其必敗。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明明德。而新民志乎。然後致知之學。可驗也。臣願陛下取二書而觀之。不以廣誦泛說為能。而以切問近思為貴。執中必如虞舜。繼志必如文武。克明俊德。必同於堯。日新其德。必同於湯。守之以誠。養之以敬。日夜去其所未合。而不忘其所已合。然後講學之功。有補矣。且夫中庸大學。一理也。中庸之九經。即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大學之母。自欺。即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書二而理一。陛下能自得師。則優游饜飫。皆是實誼。左右逢原。莫非妙用。惟當使此誠此

敬無一息不存耳。昔唐德宗山宮女屏達玩好。淄青將士投兵相謂曰。聖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及其猜忌一生。以推誠為無益。則正元之救。有甚於肅代。陛下於此察之。使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認。齊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則主勢日隆。獨非今日之急務乎。唐憲宗平淮蔡。制馭強藩。當時論者謂非朝廷之力。直以措置能服其心。及其驕侈一萌。任用便嬖。聚斂之臣。則元和之治。終愧於二祖之風烈。陛下於此加省焉。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于命不于常。則天命日固。獨非今日之永圖乎。夫以陛下耽玩此學之久。嗜慕此學之篤。而又體察此學之詳。臣申復其端。則不以為贅。辨明其實。則不以為忤。而臣進對之始。亦姑論其大畧。而未敢徧舉也。狂瞽之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

許應龍進故事曰。高宗於萬機之暇。留神六籍。徧閱諸子百家之書。

下至近世。臣子之作。亦無不覽。逮御經筵。則曰。有帝王之學者。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雖無一日廢學。然但推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之耳。非拍摘章句。以為文也。呂公著言。講學亦曰。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必欲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人利物之術。非徒事分章析句之繁。臣聞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古先聖人所以皇皇汲汲者。豈從事於口耳之末哉。必欲見之施行。以為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講誦雖詳。而大節之不究。記問雖博。而政理之未明。是特分章析句之學耳。於國家何補哉。且經所以載道。而道者治之經理也。觀典謨。則當知帝王之軌範。觀雅頌。則當知王政之廢興。觀禮及樂。則當知安上而治民。移風而易俗。觀易春秋。則當知進君子而退小人。內諸夏而外夷狄。以至諸史之觀。又當知成敗得失之當鑒。如此。則處經事而必知其宜。遭變事而必知其權。天下雖大。可運諸掌矣。此乃帝王

之學。為人上者所當加意。矧今外而疆場之未寧。內則民力之未蘇。非參稽古訓酌而行之。何以興事而造業乎。臣願陛下於講讀之際。舉綱撮要。擇其切於今日者。雷思明辨。則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備文德則可以來遠人。進英俊則可以強本朝。明思患豫防之戒。則可以安邊境。審理財正辭之義。則可以足國用。此乃高宗所謂推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施行之。而呂公著所謂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必欲求立事之要者。亦此意也。不然。則博而寡要。徒事虛言。行之惟艱。竟無成效。昔太祖讀書。謂四凶罪止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仁宗觀無逸。謂享國之君宜戒逸豫。祐宗論又用三德。謂此乃為政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而人主不可須臾去。茲皆祖宗典學之大要。而治功赫奕。實基於此。監于成憲。其永無愆。惟陛下留意。

慶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言曰。臣恭承聖問。臣聞聖人教

人。不過日用常行之道。所以使學者篤志近思。不驚於高遠。不忽於卑近。而有陵節躐等之病也。雅者雅素之雅。謂平日之所常言也。詩以吟咏情性。使人有所感發而溫厚和平。書以道達政事。使人明於治亂而效法監戒。禮者天理之節文。使人制心檢身。止邪防欲者也。三者皆至近至切。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闕。故常常言之也。於禮獨曰執者。蓋詩書言其理而已。禮則起居動靜所執守據依者。非但空言而已也。故曰禮不執則不行。三者聖人所常言。若夫性與天道。則闕達微妙。孔子未嘗輕以語人。且此章與五十學易之章相接。亦所以見易道之妙。非孔子之所雅言也。陛下聖學高明。日御經帷。儒臣所講誦者。莫非聖經賢傳。如布帛之文。穀粟之味。固不患其驚於高遠。而溺於凡近矣。臣區區愚忠。猶願陛下即孔子之所雅言。而加聖心焉。二南詩之首也。驗之於身。吾能樂而不淫乎。二典書之首也。體之

於心。吾能欽天敬民乎。禮羣言之首也。曰毋不敬。吾能敬以執之。宮庭問燕之時。亦戰兢自持。不至於失墜矣乎。夫如是。則孔子之雅言。不為空言矣。陛下聰明天縱。既持之久。孔子之言。固已默契允蹈。臣不量荒陋。冀以塵露。增益萬分。惟陛下擇焉。

度宗時。牟滌上奏曰。臣聞帝王之好學。有出於中心之自然者。有出於一時之勉強者。出於自然。則日汲汲焉。惟恐弗及。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而工夫亦間斷矣。漢唐諸君。夫豈無知學者。然始而勤。終而怠。始而清明。終而昏蔽。何哉。聲色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一有以汨之。則志慮分。志慮分。而左右近習。始得以乘間而入矣。是蓋出於勉強。而非本乎自然也。我朝列聖相承。留意問學。萬幾之暇。時召儒生。方洪邁之對孝宗皇帝于選德殿也。帝諭之以此殿命名。雖取選射觀德之義。然發跡出令。圖事揆策。無庸而不在是。且曰。燕遊聲色之奉。

宮室苑囿之娛。非惟不好。亦不敢獨取。尚書通鑑汲汲而讀之。日誦心記。未嘗一日去手。大矣哉。帝之為言也。勤矣哉。帝之用心也。是豈有一毫勉強之心哉。帝之意。豈非以尚書為列聖傳心之奧旨。而通鑑明千古治亂之機括耶。一開卷間。而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治之所由興。亂之所以作。瞭然如黑白判矣。以是存心。則中無所累。而世間外物。舉不足以動吾心。雖有欲殖貨利。動土木。盛鷹馬。欲乘間以惑吾之清明者。果何從而入哉。嗚呼。此乾淳之治。所以卓冠一時。而孝宗之聖。所以高絕千古歟。陛下臨御之初。首以親儒。臣遠近習為第一義。且命講官以書進講。而諭臣以通鑑之妙。真有得於孝宗之用心者。臣愚欲呈聖慈。取通鑑一書。實諸左右。燕閒之際。時一覽焉。則孝宗之言信。而乾淳之治端。可復見矣。臣無任惓惓。

蔡進故事曰。臣聞傳記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况今陛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續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為辭。如此使下情何以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元降指揮。日開經筵。

臣聞經筵所以輔成君德。至不輕也。太祖皇帝甫定天下。首命王昭素講易。自是聖子神孫恪守家法。必重經筵之選。欲以發明道義。裨益聖德。至元祐初。程頤為說書。專以薰陶德性。涵養氣質為要。其言曰。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又曰。一日之間。親學士大夫之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德性成就。至於涉書史。覽古今。特講學之一端耳。陛下初登光明。卓絕。莫非自講學中來。臣以非才。首荷聖

慈。授之郎曹。置之經幄。每三日一次執經入侍。天顏溫穆。從容顧問。臣亦自以遭逢聖明。不量迂踈。竭其愚慮。不敢不以正對。冀有補聖學之萬一。方欲發明程頤之說。以開廣聖意。而自五月以來。不得一望清光。雖聖明天縱。聖德日新。固不因人而作輟。而或者得以竊議聖意。漸不如初。臣固知陛下講學工夫。無有間斷。適事機紛至。聖心焦勞。故未暇耳。然陛下所以置臣等於經幄者。非但應故事。備外飾。而臣等亦非但欲塞職業。干榮進而已。四方觀聽。不可家至而戶曉。臣用敢援引司馬光上英宗皇帝乞不以寒暑為辭之說。欲望陛下今後除假故外。日御經筵。使羣臣各得輸其忠悃。於聖學不為無補。如程頤所謂惟願聖主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本。則臣子受君之至情也。臣雖無程頤之學。而有程頤之志。冒昧奏聞。惟陛下裁察。

權直學士院文天祥上奏曰。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
帝垂十年。恨無涓埃補報天地。陛下能飛絲運移忠以事聖明。永肩
乃心。臨鑒在上。比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親御宸學。進之經
筵。臣學殖凋蕪。循牆無路。自入侍。趨履切見天顏。昨獲聖性謙虛。雖
如草茅之愚。時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悉數於前矣。猥當轉對。
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關天下治忽。不細。輒因封事。畢吐其衷。
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
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
亦安能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亂之故。
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為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
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斃。如食薑薑之必毒。是何哉。聖
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違於理者僇。而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

序乎大經。無蹈乎其大戒而已。烏乎。聖人所以為萬世慮者。豈不甚
智。所以為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為黔首。以覆其宗為天下笑
者。書曰。內作色。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
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渙陽之禍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
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蒲萄天馬甲
帳翠被。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
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顯戒者。相
望史冊。聖人立為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藐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
皇上帝。昇於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朱。始大闡明。如曠斯發。先
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先。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稽考之廟。
稱為理宗。陛下親得精一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斯道斯民。

邂逅千載。先皇帝欲為唐虞三代之志。殆留與陛下使了此事。臣親
陛下自魏晉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躡羣臣。尊其所聞。行
其所知。何往非學。今朝廷清明。官府齊一。八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
謂之治矣。然臣切惟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未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
兩霄見妖。近者積陰為寒。皆名各證。漢人然閉之學。必謂一證主一
事。臣不能曉此。但即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
已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正道正
言。常接于耳。而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陛
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躬認。切己省察。每誦一義善。可以
為法。即驗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毋說一事惡。可以為監。即
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以終。行則稽其所敝。豈
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充道學之用。是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主張道統之事業。臣何幸
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
至即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萬事之幾自此而兆。故撥亂本。塞禍源。
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黃應龍上奏曰。臣眇以書生。耕學畝。竊第以來。茲三十年。備歷險
難。粗諳民事。際遇聖明。叨恩賜對。顧臣愚陋。何所建明。惟服習父師
之訓。以為人臣事君。不告以帝王之道。斯謂不敬。臣聞帝王之治原
於學。而學必著之行事。帝王之事行其道。而道必證之庶民。若學而
不見諸事。為則何以立人極。道而不於民攸監。則何以合天心。昔傳
說告其君。以王人求多聞。時惟建書。周公勉王以立政。立事。指我受
民。先臣呂公著亦言。國家設勸諍之制。求治天下之術。尚書備帝王
之道。尤切於治。恭惟皇帝陛下。德性聰明。根聖稟之天縱。學力充廣。

親儒臣之日深。此道此學。固已洞然。矧自藝祖皇帝開闢宇宙以來。一以道理最大為立治之本。陛下聰明之學。親得理宗皇帝之傳。道統大原。上繼堯舜。然而堯之校。其言簡而嚴。蓋謂唐最與執中。相為表裏。天祿與四海相為終始。其可憫也。逮舜之命禹。則其言詳而切。危微之辨。精一之功。所謂學也。稽言詢謀。則其事也。可憂可畏。無非證於民者。臣敢不鋪張虞夏之隆。上瀆天聰。敢借漢唐為誦。漢唐賢君。非無上嘉。唐虞遠。堯舜之志。若太初中。越人言起大屋。以勝火災。此無稽之言也。武帝輕聽之。建神明通天之臺。千門萬戶之宮。以滋海內之虛耗。方士言神仙石可得。此無稽之言也。武帝又聽之。幸海上。求蓬萊。天下愁苦。後雖追悔。亦已晚矣。聽言若此。則平日欲聞大道之要。表章六經者。直表之卑而已爾。貞觀初年。命五品以上更宿內省。數延問民疾苦。嘗自謂一不學。則不明古道。亦卓然有見。而

乃復立浮圖。此勿詢之謀也。太宗庸之。不免牽於多愛。洛陽宮既治。繼有飛仙宮之作。亦勿詢之謀也。太宗又庸之。竟詔弗克終之請。行事若此。則曩時執情經術。與學士之司古今。是直討論之而已爾。若夫永光建中之際。則尤有可戒者。方其寬弘恭儉。詔舉有行。嘗言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不可謂不知道。證之斯時。日月失明。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是雖好儒。無以牽制文義之失。若乃咸大官之膳。或服玩之奢。亦厲精治道。及徇之。臣歲雖早。而未甚。羨之說。租稅不免。民壞屋賣瓦。行間架法。而變亂滋矣。本於一中。形乎四海。前聖大訓。昭然可覽。若此。陛下以帝王之學。行帝王之道。國無漢唐。數君之失。然本諸身者。固已深探道之石。而證諸民者。猶未盡見行事之效。小臣所以未能無疑於此。夫國重乎之治。忽帝學之占也。生民之休戚。君道之表也。先臣陳瓘嘗言。曆數在躬。有天命也。元氣廢中。盡人

事也。天人兩得則四海不窮。天祿帝中固無過不及之謂中。不左不右之謂中。不中若車輪無轂不能轉物。則為物所轉。此自然之理也。斯家為善言執中者。人君行道不能轉物而為物所轉。其端甚微。關繫甚大。漢唐之事。槩可觀矣。然聖人之言不徒信而有證。且示為世人主以保固。民命延洪國脉之方。曰。敬脩其可願。蓋願治者。四海之同情。敬脩者。一人之實德。今天下亦困矣。邊陲之民困於兵。郡縣之民困於賦。嘉山湖海之民困於盜。幸未至於窮者。祖宗三百餘年深仁厚澤所固結。陛下愛民一念。是以上通天心。下慰民望也。且夫安恬而佚樂。人所願也。不免有流離轉徙之憂。憔悴亡聊之勢。持何脩而使之無沾危。豐衣而足食。人所願也。不無顛覆而垂鷄腹雷而形鵠。持何脩而使之無凍餒。康寧而壽考。人所願也。或者少杜戎鋒刃。老羸轉溝瀆。持何脩而保全其生。此其大畧也。非命殞於刑戮。積骨仆

於征徭。曷可勝計。惟真有惻怛之忱。而後謂之敬。惟真有改圖之實。而後謂之脩。迹者札荒旱澇之頻。仍奪據橋度之間。作朝廷航粟于浙于海。于江于閩。人免於飢。天報以稔。此天從人願所致。陛下視民如傷。所召然脩其可願之實。胡寧止此。天心之眷佑靡常。歲事之豐穰難屢。導迎和氣。培植生意。因民願欲。茂績天休。正在此時。聖學高遠。當力行好事之秋。益敬其所當敬。愈脩其所當脩。虞夏盛隆。有不能及。抑臣聞之。帝王而下。聖賢所傳。中庸大學之書。與危微精一之旨。互相發明。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乃所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地。所謂致知致此知也。所言格物格此物也。倘宮庭之未肅。邦國之未乂。天下之反側未平。是家國天下之大物。猶未盡。格物者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所格何物也耶。中庸以中。格位天地育萬物。以至忱經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其事在右。經其或身未

盡脩賢未盡尊庶民未盡子遠人未盡柔則大經大本何時而植立。天地化育何時而參贊。論中和者曰未發不是先已發不是後窮極幽妙將安用哉。學必著諸行事道必證諸庶民非臣臆見聖經賢傳皆可質也。廣廈細旃之所講貫於此已熟誠非微臣所能測窺。惟陛下究竟及此經筵之暇朝政之餘日乾夕惕內省反觀一與念小民水耕火耨之勞即文王康功田功日昃尚不遑暇食果何樂哉。常舞酣歌一軫懷遠民草行露宿之苦則漢文奉先帝宮室常恐差之又何意乎新宮舊刹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六府脩而三事治衆賢和而萬邦寧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宜民宜人而百禄是終天下事皆在聖心運量中矣。惟陛下留神。

元世祖在潛邸召張德輝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

遠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遠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至元間中書左丞許衡上疏曰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為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為心心形雖小中間包含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為三才明德之靈明天下古今無不一般上為受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者得其清者則為智得其濁者則為愚得其美者則為賢得其惡者則為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為大智大賢則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天地無異其所為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美則為大愚大不肖其明德

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中暗塞與禽獸一般。其所為顛倒錯亂。無一是一。處此大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為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清。則為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濁而惡者。類鏡之不明而不平也。其清而不美者。類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分數。便是明德暗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分。則為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為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為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則為惡常順。為善常難。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為善常順。為惡常難。明德在五分。則為善為惡。常交戰於胸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為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為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參錯不齊。所以便有千萬無等第。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為濁。濁者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美。情慾。則清美變為濁惡。存天理。則濁惡變為清美。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為生的氣稟拘之。又為生已後耳目鼻口身心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為放學。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長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舜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禮記一書。出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字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

敬。敬則明德長。而為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為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參錯不齊。所以便有千萬無等第。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為濁。濁者可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美。情慾。則清美變為濁惡。存天理。則濁惡變為清美。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為生的氣稟拘之。又為生已後耳目鼻口身心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為放學。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長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舜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禮記一書。出十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字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也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

敬道一件先能着力。然後可以論學。

成宗嘗御宣文閣。右丞相脫脫朮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該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

英宗至治二年。監察御史烏古孫良楨以帝上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自甫。於是連疏天曆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入曆大統。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脩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未逾數刻已罷。而替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實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文宗時。虞集上奏曰。臣某等言。特奉聖恩。降下開書閣。特擇萬機而統。

俟。游六藝以無為。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闕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銜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擬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脩。雖已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襄贊之形容。探贖圖書。玩盈虛之采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鞠莒。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帝王之治。典學為先。開設經筵。實惟盛典。欽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勵精圖治。嗣服伊始。詔開講筵。特命宰輔臺臣。及選奎章翰林儒宿。十日一進講讀。所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實

宗社無疆之福。中外臣民孰不欣抃。切聞講官所進說者。皆祖宗之聖訓。聖賢之格言。然則不可不敬也。自昔講官侍坐。有儀。蓋所以尊師重道。後容降接。非第循故事而備外飾也。今陛下春秋鼎盛。聖學方新。其於祖宗之訓。聖賢之言。樂於聽聞。獨於講官。尚未賜坐。夫以三代今王。皆置師傅之官。坐論道義。世祖皇帝。每召儒臣進對。亦嘗賜坐。俾盡所言。伏願自今以始。每遇進講。賜坐設几。後容顧問。凡古今治亂之原。及民間情偽得失。俾講官詳究敷陳。薰陶感發。如此。則聖學高明。治化熙洽。而經筵所設。誠非虛文矣。

中華書局